

T 2519/2543.5

第八

凡二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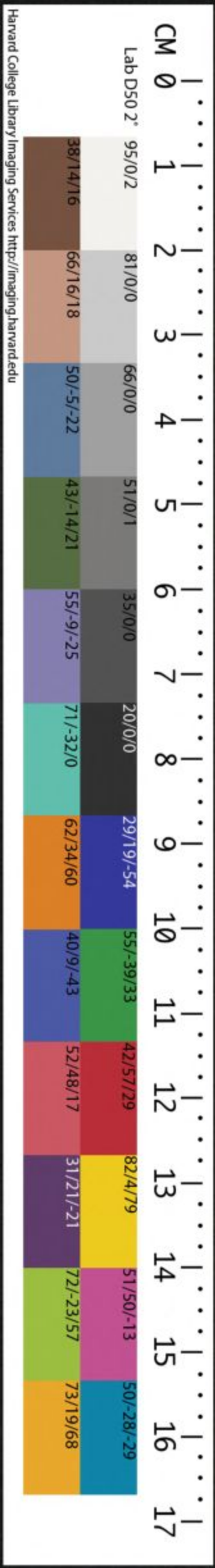
起癸亥漢平帝元
始三年盡丙戌漢
光武帝建武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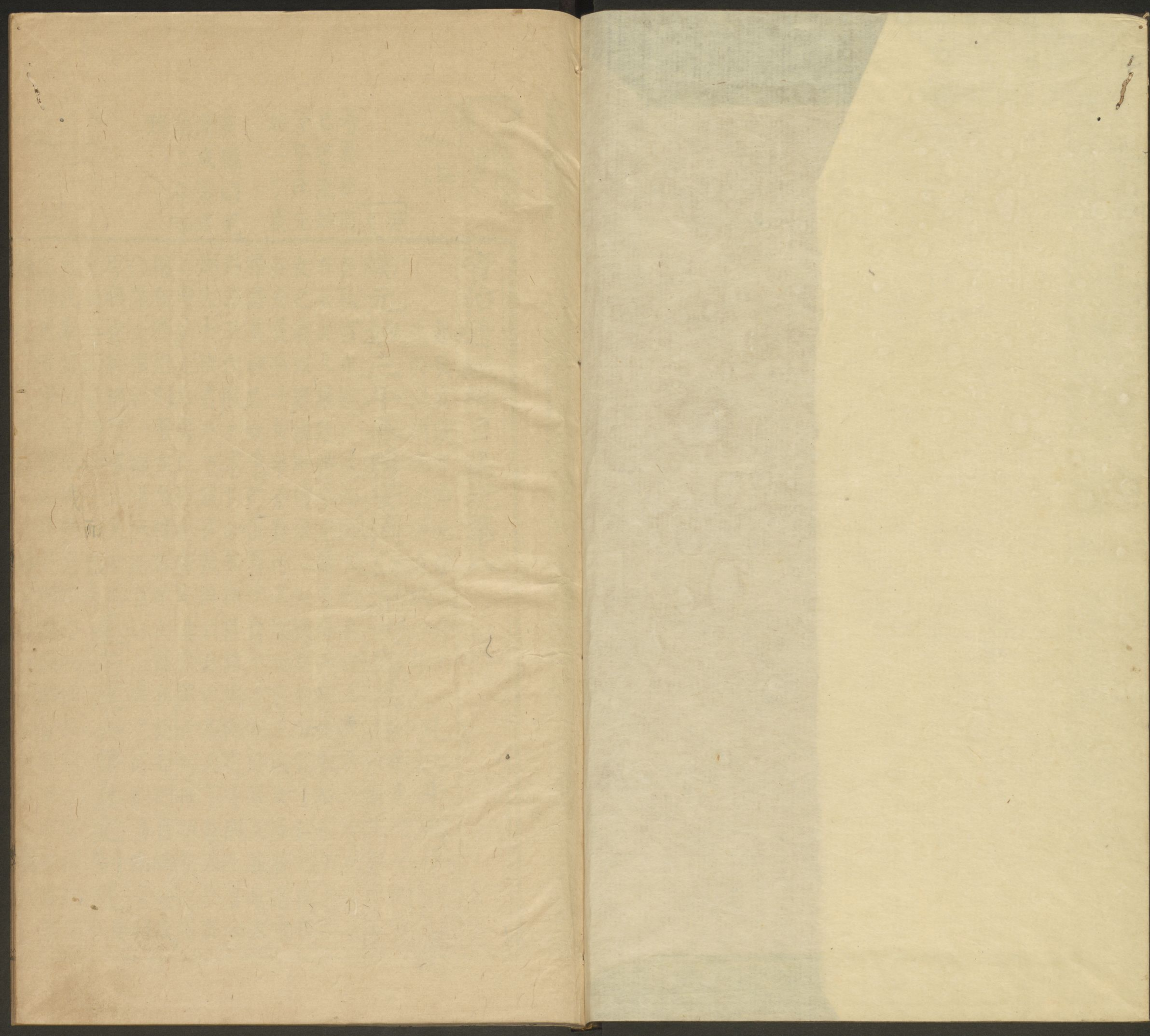
1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資治通鑑綱目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庚子年

心之七十卷一

亥癸

考異按前
已書元始
元年此元
始二字羨
廣繼嗣見
漢成帝建
始二年姊
姪

漢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欲以固其權

起癸亥漢平帝元始三年。盡丙戌漢光武帝建武二年。

凡二十

四年

長秋宮未建集覽長秋宮。皇后宮名。秋。陰之始。取其長而欲其久。掖廷。未充。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

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

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以為天下母。太后從之。書法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故

權在於光。則書立大將軍光女。權在於莽。則書聘安漢公莽女。權臣一轍也。然則霍后止書立。此則曷為書聘

厚聘也。終綱目書立某女為夏安漢公莽奏定制度。莽

皇。后。二。而。書。聘。者。一。而。已。矣。夏安漢公莽奏定制度。莽

吏民車服。田宅器械。喪祭嫁娶。奴婢品制。立官。授郡國縣鄉。皆置學官。書法於是郡國縣鄉。皆置學官。不書。削

中山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世史正綱曰：莽懲丁傅之橫而滅中山，孝王后家獨不思已家，亦后族耶？嗚呼！不仁之人，未有能恕者也。

逢萌掛冠，明北海都昌人。三省曰：皆坐死何武不舉莽為大司馬，絕

宣素有強項名，王商曰：王鳳不協為所擠，陷於毒而死。其子安不附王氏，辛慶忌本王氏所成，莽見其三子皆能欲親厚之，辛茂自以名臣子孫，兄弟並顯，列不宜附莽，又不甚誅事，甄豐、甄邯伯亦辛氏之族，故并及禍。

考異：祖當作制。

吳胡老切。

承休見漢元帝初元五年。

之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莽長子宇，非莽師。莽白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莽好鬼神，可為變，恠以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集覽推原其比類而說誘之。令其歸政。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姓譜。却出自祝融之後。為邳國。後去邑為云。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三省曰：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冢嫡，是滅其天性也。

殺其君之祖姑，又盡除忠直之臣，是無君也。故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林氏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犬馬。曾不少愧，而梅福隱會稽，逢萌客遼東。若將流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為得之。大事記曰：自寒浞之後，以人臣而篡天子之位，自莽始也。後世易代，往往皆師莽之所為。莽誅除異己者，曹操殺孔融，司馬氏殺夏侯玄，稽康、劉裕殺謝混，劉藩至白馬，而其禍極矣。書法辭繁不殺而莽之惡著矣。故字雖飲藥死，書殺而鮑宣書故官。

也

漢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

上帝。三省曰：郊祀，祀於郊也。宗，尊也。祀於明堂也。上帝，太微五帝也。一曰昊天上帝。王肅曰：上帝，天也。馬融曰：上帝，泰一之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杜佑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

上帝。上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二月，遣大

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書法書迎入未央宮何莽也。故皇后未有書聘者。

未央宮見
漢高帝七年

仇音抗

崇疎稱莽
功德

召音劭

詠史絕句曰

漢公事業比

阿衡純用詩

書致太平當

日何人頌功

德至今嘲笑

亦諸生

漢孝平皇帝元始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二

至莽女則書聘皇后未有書迎者至莽女遣太僕王惲

則書迎終綱目皇后書迎者一而已矣

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

黨謝殷遠普陳鳳後五年莽封

此八人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初陳崇張疎奏稱莽功德

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如崇言章下

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馮智舒曰新息

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晉為汝南郡置所後魏治東豫州

梁改西豫州又改淮州東魏後曰東豫州後周改息州

隋廢唐復置貞觀初廢縣屬蔡州金復置息州元屬汝

寧府本朝改州為息縣屬汝寧府召陵邑名即春秋

時諸侯所盟之地秦置縣屬汝南郡漢改屬潁川郡晉

省之故城在開封府郟城縣東四十五里及黃郵聚陳

濟曰南陽郡新野縣有黃郵聚新野田馮智舒曰新野

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為義陽郡治後改義陽為新野

郡治棘陽縣西魏改郡曰黃岡及改棘陽為百寧縣後

周以南棘陽縣省入隋仍為新野縣屬鄧州唐省入穰

州五代宋金俱為新鎮元復置縣屬鄧州本朝因之

屬南陽府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集覽周公為周

周

不宰伊尹為商阿衡故采此號以尊之位上公禮春

典命曰上公九命為伯注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

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三公言事稱敢二之教

猶言不敢賜公太夫人號功顯君封子男二人為侯加

后聘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莽稽首辭讓不聽及起視

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

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益納徵錢千萬

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

深宮中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

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

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

漢孝平皇帝元始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三

三省曰莽辭
新野之田下
則以誑民褒
賞孔光等中
則以誑臣徵
錢千萬遺至
旁側長御上
則以誑太后
二者受其誑
莽之柔荏已
遂成秉政四
月而篡事已
成矣

明堂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辟雍見漢成帝綏和元年

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遂改平陸縣。金元屬解州。本朝因之。屬平陽府。宜報告天下。奏可。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詔太師母朝。十日。餐物。官屬按職如故。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注。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物色也。為學者築舍於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又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考。伏羲氏。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孫奕示兒編曰。河出圖。洛出書。論語與易大傳兩言之而已。春秋緯乃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三省

名

曰圖讖虛妄。非聖人之法。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開之。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詩禮。孝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理考之。王者鄉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故萃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集覽。記。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山堂考索曰。陸德明云。月令是呂不韋作要之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劉歆世室重屋之說。則豈可盡信乎。三代明堂之制。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世室。宗廟也。言代代不毀也。重屋。正堂。若大寢也。四阿屋棟。皆為重複。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若靈臺。則詩與孟子言之。亦燕游之所耳。若辟雍。則未有明言其義也。獨詩有之。曰。於樂辟雍。又曰。鎬京辟雍而已。夫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者。亦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遽及學校之政也。况其上章。又有皇王維辟之云哉。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記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

泮通作類
並普半切

於類宮不知何所本而云也。泮水之詩亦未有以見其為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教之一言以為證。則未矣。書法成帝之篇。詔立辟雍。未作而罷。書惜之也。於是書起明堂。辟雍。靈臺。則莽奏為之。書起明堂。辟雍。靈臺。始此。終綱目書起明堂。靈臺。辟雍。三。是年。光武中元元年。晉成帝咸和六年。石勒書立明堂。辟雍。二。晉成帝咸康五年。張駿。齊丙寅年。元魏書定樂。始此。終綱目書定樂。八。是年。新莽樂經。齊丁卯年。魏制樂章。壬午年。梁正雅樂。已丑年。魏劉芳造樂器。已未年。西魏制樂。隋文帝開皇九年。詔定雅樂。唐高祖武德九年。祖孝孫定樂。戊午年。後周竇儼正樂。書舉經士。始此。終綱目書經士。六。是年。質帝本初元年。晉簡文帝咸安二年。秦主陳丁酉年。周主。五代丁巳。徵能治河者。略異者。關並。三省曰。姓譜。關。夏大夫。閔龍逢之後。風俗通。閔。令尹。喜之後。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集覽。空。亦虛也。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主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

平原見周赧王十七年

東郡見秦王政五年

空去聲若頁切

空上聲亦作孔 桓譚沛國相人

海

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周譜。周之世系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更。以也。空。小穴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三省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為公私兩便也。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書法。此殊禮也。書曰。升。命猶自上出也。以後專之。書升。所以病太后也。然則曷為不斥太后。貶必於其重者。如是。足以示譏矣。終綱目書位諸侯王上者。三。是年。獻帝建安十九年。晉帝奕太和三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

黃支見上元始二年

宗。置西海郡。莽自以比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外羌。使言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不蠶自。

誅史詩曰王莽欲為先與草董賢將過目迎門省中樹木何閑事却對妻孥不肯言

世史正綱 孔光死

丑乙

考異按篡賊例曰凡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注曰王莽著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皆依范史直以自為自立書之又討拜例曰凡殊禮皆書

注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是自為之自為書則此當書曰安漢公莽自加號幸衡安漢公莽自加九錫今刊本綱目於董卓曹操等凡其遷官加殊禮皆書自惟此二條不書自蓋傳錄闕漏耳

彤音司 茲龍都切 鞞音必

漢孝平皇帝元始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 繭四年以來羌人無所疾苦願獻地內屬乃奏以為更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漢五年春正月 祭明堂 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也續漢書三年一祫祫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復南北郊地三十餘年間天置宗師詔曰宗室子自漢元

以糾之致教訓焉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

賞於安漢公乃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鞞袞冕衣裳瑒瑒璆璆句履鸞輅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

戚

甲冑一具。鉅鬯二。白圭。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三省曰莽不受新野田。辭萬金幣。以愚天下。致使上書者億萬千百人。是莽愚天下乎。天下自愚乎。當時食祿者君子少。小人多。其中尚爭誦不已。何況愚民哉。後之亂臣賊子。踵步莽之後塵。執政者。可不知履霜。堅冰之戒。以謹之於微耶。集覽九錫。何休曰。禮緯合文嘉曰。禮有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鉞鉞。九。鉅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眾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鉅鬯。舊說解輿馬。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衣服。謂玄衮也。樂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彤彤之弓。鉞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鉅鬯。謂鉅鬯之酒。賜以祭祀也。綠鞞。謂大詩。三百赤鞞。注。鞞。即鞞也。韋為之。所以蔽膝。其色視裳。其形圓。殺直。大抵下廣二尺。象地。上廣一尺。象天。長三尺。象三才。頸五寸。象五行。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冕服。謂之芾。祭服。謂之鞞。名殊而義一也。袞冕。周禮。袞。龍

漢孝平皇帝元始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六

雷力救切

王惲等見前四年

廣平見漢武帝元狩

四年班禪不上嘉瑞歌謠

公孫閑言災害公府

賈讀曰價

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六器圖云：以青圭禮東方。東生
 物之方也。故圭銳以象春。九命然後賜之。雜記云：公圭
 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半寸。其下方（納陛）尊者之
 階曰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毀基際為陛。不使露也。
 顏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雷下（虎意）意
 舊作奔。言其勇猛如虎之奔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
 賁。故名虎賁。書法書曰：加命猶自上出也。以莽之權而
 猶自上出何。於是平帝尚幼。太后專之。書升所以病太
 后也。書九錫始此。終綱目書九錫十四。莽、曹操、司馬懿、
 司馬昭、趙王倫、桓玄、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楊堅、唐
 王淵、王世充、朱全忠、書加一莽書以書加者二懿。全忠
 皆不受者也。書自為復辭始受者二昭、裕。餘皆書自
封王惲等八人為列侯。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詔以
 惲等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時廣平相班禪
 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閑言：災害於公府。
 甄豐劾閑造不祥。禪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禪使
 侍弟也。太后曰：班禪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閑獨下獄。誅
 禪懼。上書陳謝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莽又奏為市
 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

畫音獲

韻音牝

罪音廢草履也

合浦見漢武帝元鼎六年

異路之制。犯者象刑。集覽無二賈。言純質也。象刑孔子
 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何休曰：此孝經
 緯文也。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即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
 刑赭衣不純。注：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
 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履。履屨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不
 得冠。飾以恥之也。白虎通曰：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
 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臍者。墨其體。犯宮者。罪
 犯大辟者。布其衣。裾而無顏。緣投之於市。與眾弃之也。

發定陶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秋八月。太師大司

徒宮罷。莽奏恭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

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恭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

之衣。三省曰：謂之梓宮者。以香梓為之。言猶生時所居

宮室也。珠玉之衣。珠襦玉匣也。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

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
 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又隳壞恭皇廟。冷褒
 段猶等皆徙合浦。徵師丹封義陽侯。月餘卒。馬宮嘗與
 議。傳太后諡。至是為莽所厚。故追諸前議者。而獨不及
 宮。宮內慙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書法書發冢何。甚

考異按篡賊例曰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注曰如莽蠶之類今分注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崩而大書不曰進毒蓋亦闕漏○考證當加進毒於弒帝之上○按漢書平帝崩于未央宮欽加元服葬康陵綱目於漢諸帝皆書葬夫何於平帝獨不曰葬康陵無乃失書乎曰非也春秋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王莽篡賊干統十有四年之久而後劉玄起光武中興衆共誅之綱目不書葬平帝蓋本春秋之法也歟

漢孝平皇帝元始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卷冬十二月

安漢公莽弒帝謂衛后不得至京師其族皆死徒

故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集覽藏策金滕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死史錄其策藏之於匱緘之以金故曰金滕匱也滕卽束縛之義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斂加元服葬康陵

馮智舒曰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二十五里班固曰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并作至乎變易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發明平帝之終前史雖明

言置毒酒中然皆以帝崩爲文至綱目始正名定罪直書弒逆者所以誅亂臣賊子爲萬世戒爾凡莽紛紛制

作褒賞殺戮不可勝紀綱目雖不盡削要之大逆大惡之人其姦偽之迹初無以平晏爲大司徒書法帝弒矣

足深論者故亦得略之以平晏爲大司徒

孰以之以之者莽也凡上書事下書拜官官其事也上

書弒帝下書以晏爲司徒晏蓋與聞乎弒者故莽封拜

詐見漢文帝元年

平晏不書書曰其黨與合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

詔安漢公莽居攝踐詐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

省曰王之見在者五人淮陽王續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

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初泉陵侯劉慶上書馮智舒曰泉陵漢之縣名屬零陵郡東漢

郡治於此晉以後因之隋改泉陵爲零陵縣以應陽永昌祁陽三縣省入蜀永州唐宋元仍舊國朝因之爲

求州府治所仍屬焉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爲宜至是前輝

光謝囂集覽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太后曰此誣

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柰何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力

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玄孫祿二十三人差度

直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

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詐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詐服天子韋冕背芥

命光囂詐符

漢孝平皇帝元始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卷九

王幼學注
背亦作倍
芥亦作黼
依亦作袞

論西漢事
迹

綫亦作線

復音闢

依于戶牖之間。三禮圖。象之狀。從廣八尺。畫為芥形。今之舛風。則遺象也。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芥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芥依為芥。文。舛風於戶牖間。周公於前立焉。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祭祀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刑法志。采地。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曰采地。羅壁識遺曰。采者。采取賦稅自供。不得有其土地。人民。仍不得世封。後漢馮魴。其先食菜馮城。貢父曰。案文。菜當為采。音乃為采耳。如諸侯禮儀故事。詔曰。可。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填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蕃之彊。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知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

宣

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總覈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然。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孝政外家。孝哀狠悛不明。嬖幸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趙弼曰。王莽篡漢。當時守清潔而不污者。惟梅福。逢萌。先見機而去。龔遂。薛方。郭欽。蔣詡。邴漢。王霸。乃不屈引退。誠以君臣天地之大義。故寧死而不辱身也。至若紀遂。郇越。郇相。唐林。唐尊等。以清名素稱于時。楊雄。谷永。以文章著于世。劉歆。為劉向之子。漢之宗室。而皆含羞蒙垢。臣事篡逆。何無廉恥之甚也。又若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命三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偽行。內懷姦謀。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是以文武二大柄。付于莽手。孝平二年。光為太師。稱莽功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則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史稱光謙恭畏誠。上隱下洩。以為美德。以愚膚見。正若削足而適履。役首而便冠。務小

失大。奚足以為賢乎？書法書又詔何病太后也。既詔徵宣帝玄孫矣。未至而又詔莽居攝踐祚。然則王莽之篡太后不得辭其咎矣。

丙寅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

三省曰莽既攝政遂改元為居攝

春正月王莽祠南郊

三省曰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父曼。祖禁。禁武帝繡衣御史賀之子也。○上無天子。不得以王莽繫年。不書假皇帝。而直書王莽者。不與其攝也。及其既篡也。書莽。不與其篡也。呂后武后書太后。其義亦然。發明莽之竊國。固無足言。然自居攝以前。綱目皆書其官者。明其猶為漢之臣子也。至是始削去之。而稱王莽。自此以後。止書莽矣。書法前弒書安漢公莽矣。此書王莽何。不于其祀南郊也。綱目別嫌明微。故於此斥書之。自是有事皆斥書。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也。三省曰楚孝王子勳封廣戚侯。顯勳之子。則地理志沛郡有廣戚侯國。年二

歲。託以為卜。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眾侯劉崇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眾侯劉崇

起

宛見周報王十七年

低匹碑音雅

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馮智舒曰。安眾。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改安昌縣。屬義陽郡。南北朝廢為穰縣。北鄉地。金初置陽管鎮。後始置鎮。平縣屬申州。元屬南陽府。本朝初省入南陽縣。尋復置。改屬南陽府。故城在府城西南三十里。發明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可謂微之微者矣。然書爵。書討。書死之者。所以正逆賊之罪。褒死節之誼。為後世勸也。書法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書起兵死之。予倡義也。書死之。始此。終綱目書死之五十五。是年劉崇二年翟義。莽已巳年劉快。靈帝中平四年傅燮。獻帝建安二十三年耿紀等。後主景耀三年魏王經。炎興元年傅僉。諸葛瞻父子。北地王護。晉武帝太康元年吳張悌。惠帝永熙七年周處。永興元年劉沈。世紹。懷帝永嘉五年譙登。愍帝建興元年庾嶷等。四年言朗。元帝建武元年辛賓。大興四年段匹碑。永昌元年譙王丞。成帝咸和三年卜壺。桓彝。哀帝興寧三年沈勁。孝武帝太元元年涼掌據。四年吉挹。十年燕王亮。十三年後秦徐嵩。十四年秦后毛氏。安帝元興元年姚平。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十一

帝莽稱假皇

錯刀之錯
各切

卯丁

漢孺子嬰居攝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十一

義熙十年何無忌。齊士午年顏見遠。梁丁未年魏崔楷。已巳年梁韋燦。張暕等。唐戊寅年劉感。呂子臧。已卯年張善相。辛巳年李玄通。高宗龍朔二年來濟。中宗嗣聖十五年高睿。玄宗天寶十四年李愷等。十五年顏杲卿。張興。肅宗至德二年張巡等。德宗建中元年段秀實。懿宗咸通四年蔡襲。五代癸未年唐裴約。梁王彥章。庚寅年唐姚洪。辛卯年夏魯奇。甲午年宋令詢。乙巳年晉沈斌。辛亥年漢鞏廷美。乙卯年蜀趙崇溥。丁巳年唐仁贍。戊午年唐張彥。卿凡六十一人。

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羣卿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冬十月朔日。以填海內。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食○西羌反。西羌龐恬等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海太守。莽遣兵擊破之。集覽。龐恬。西羌種名。

漢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集覽。錯刀。食貨志。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莽造錯刀。蓋身形如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錯塗也。契刀。

通鑑

廿六

義汝南
人

其環如大錢。徑寸二分。文曰契刀五百。書法自呂氏乙卯始。書行八銖錢。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綱目悉書之。於是莽鑄大錢。一直五十。不書。書更造貨。略之也。已作小錢。重一銖。不書。書禁剛卯金刀。庚午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不書。書作寶貨。甲戌作貨布。貨泉二品。不書。書改錢貨法。皆略之也。其略之何。數更也。莽自居攝以來。至傳首十有八年耳。而錢貨凡四變。莽之煩於改作。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

架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

漢孺子嬰居攝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十二

莽作大誥 三省曰莽 依周書作 大誥武王 崩周公相 成王而三 監及淮夷 叛周公作 大誥莽自 比周公故 依倣其事

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三省曰。孫建。劉宏。竇况。莽之黨也。王邑。王駿。王况。王昌。莽之親也。將甲卒發奔命。以擊義。集覽。發。徵發也。奔命。謂奔走來歸命者。荀子曰。奔命者。不獲。正誤。漢書昭帝紀。益州夷反。註。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言急也。三輔豪桀。趙朔。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級為將軍。西擊朔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祿父。紂之子。即武庚也。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論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發明。王莽篡逆。舉朝和之。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

於

辰戌

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為如何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為臣子之勸爾。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為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漢初始元年春地震 ○三輔兵皆破滅 王邑

三省注。是年十一月。莽始改元。始初。濮陽無鹽。圍義黨之尸也。槐里。蓋屋。鵬鴻黨之尸也。鯨。古鯨字。音其京切。鯢。五奚切。

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朔。霍鴻。二月。朔等皆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阮。以棘五毒并葬之。三省曰。五毒。野葛。狼毒之屬。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鯢鯢義等。既敗。鯢鯢。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其唯曰。漢孺子嬰。初始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十三。

世史正綱
書莽母死
不成服
三省曰司
威莽置司
威以司察
百官也
示公義服
度曰不
光罪為公
義仲馮曰
莽亦不服
喪亦以示

漢孺子嬰初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十三
鯢。大者亦長千里。蓋鯢鯢有力。能驅食小魚。故以喻夫
強暴而凌弱者。而導從數萬子。跋扈大海中。亦有渠魁
之事矣。書法不書莽破滅之何。不以逆加順也。故上書
義戰不克死之。此書三輔兵皆破滅。不書漢兵與莽守
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皆不以逆加順之辭也。綱目誌
莽之敗。凡戰皆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母死。意不在
不以莽主之。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哀。自以居攝踐
祚。奉漢太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練弁而加麻環經。如天
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孫新都侯宗為主。服喪
三年。司威陳崇。奏莽兄子光殺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
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
示公義焉。集覽。總練弁。而加麻環經。周禮。司服。王為諸
侯。總衰。其首服弁經。注。君為臣服。弔服也。弁經者。如爵
弁。而素加環經。鄭司農云。環經。即弁經。服謂之環。言輕
細如環之形。發明。莽母不書卒。而書死。惡其母所以惡
莽也。莽前殺其子宇。猶書之。至是殺嫂。及其子光。削而
不書者。大惡之賊。不責其小罪也。書法。莽母何。以書。莽
不子也。卒書曰死。綱目之疾惡嚴矣。是故。莽母書死。莽
妻書死。莽太師書死。莽大夫書死。所以賊莽也。凡盜賊

公義

巴郡見周
顯王七年
扶風見周
顯王八年
岐見周
雍見周
王八年
三省曰隆
成就隆長也
成就使其
長大也

書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母言攝

劉京言齊

覽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夢天宮。使來告之。
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晨起視之。
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扈雲言巴郡石牛石牛。在巴郡
臧鴻言扶風雍石石。在扶風郡雍縣是也。莽皆迎受。三
省曰。劉京。扈雲。臧鴻。張永。哀章等輩。疊獻假符。及天人
夢寐之術。以合莽意。奸偽日增。遂成篡謀。雖取富貴于

一時。實遺臭于萬世也。十一月。莽奏。壬子冬。至巴石牛
雍石文。皆到未央前殿。臣與太保舜等視天。風起塵冥。
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臣莽敢不承
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母言攝。以君攝。三年為
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
之成王比德。俟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復
了明辟。如周公故事。事見周書洛誥。篇書法。於是莽奏
請也。不書直書太皇太后詔何。莽之篡。太后成之也。故
自詔居攝。詔稱假皇帝。詔母言攝。每十二月。哀章作銅
進必有太皇太后。所以深病之也。十二月。哀章作銅
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

太皇太后

梓潼人哀章馮智舒曰梓潼蜀漢之郡名治

鄭縣置新州西魏置昌城郡隋廢郡改新州為梓州後

改為新城郡唐復為梓州又改梓潼郡後復為梓州又

為東川節度治所五代蜀為武德軍宋改靜戎軍又改

安靜軍尋復為東川節度後仍為安靜軍節度重和初

陞為潼川府元為潼川路國朝初仍為潼川府後改

為州併鄭縣入焉隸四川道三省曰姓譜哀姓章名魯

哀公之後以諡為氏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檢

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子

皇帝金策書集覽邦漢高帝名曰昏時求黃衣持匱至

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

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隆顯

大祐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

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已御王冠即真天

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

正月之朔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

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

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

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

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

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

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

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

三省曰拜
受金匱神
禪言有神
命使漢禪
位於莽也
王冠王者
之冠也
偽賊即真
安陽見秦
二世三年

三省曰天下
豈有而兄弟
邪言天下無
此等人謂其
全無人心也
一曰言天下
將共誅之不
後有兄弟存
也
長御太后旁
側常侍者

新都見漢
成帝末始
元年

卷卷讀與
拳拳同猶
眷戀也

下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十四

幼藐之藐
米沼切

考異按歲年
例曰篡賊朱
注國名墨注
年號則此新
莽二字當用
白字

已已

白潛曰是時
莽即真天子
位而國號新
矣而猶繫之
漢世史者新
不成國無其
史故耳按東
漢時張衡條
上班史與典
籍不合者以
為王莽本傳
但應載莽篡
事至於編年
月紀災祥宜
為元后本紀
蓋不予莽之
篡漢也而司
馬氏通鑑則
以莽接漢紀
書之所以不
沒其實焉史

漢孺子嬰初始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十五
苟君德本無大失徒以年質之幼藐志趣之未定氣勢
之衰弱欺其孤寡用其智力攘其位而有之是則所謂
亂臣賊子也其處心積慮雖若稱意於一時實則遺臭
於萬世今去莽時一千四百七十有一年矣讀史者猶
切齒唾罵之不已考其生存享用僅十八年耳其間憂
疑顧慮者恒又半之噫人之生世又何用圖數十年之
快而遺千萬世之臭哉發明書以莽為大司馬者太母
也書詔莽居攝踐祚者亦太母也書詔莽稱假皇帝書
詔莽號令奏事母言攝者又皆太母也莽之文姦飾詐
行脅制之術元后固無如之何然非賴其主之於內亦
何以肆其謀哉至於改號即真乃始卷卷於一璽蓋已
晚矣綱目書莽篡竊之由一則曰太皇太后二則曰太
皇太后所以推原其本為後世外戚之戒爾後之母后
欲私其家者盍亦以是為鑒乎書法書稱帝有之矣未
有書自稱皇帝者此其書自稱何若曰哀章作銅匱耳
而莽遽自稱其非天命明矣故雖以十二月朔為元年
正月朔不書不成之為帝也終綱目書自
稱皇帝二王莽趙王倫皆無故而然者也

漢新莽始建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

為

定安太后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馮智舒曰定安漢

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
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
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
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傳將孺子下
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定安第置門衛使者
監領較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
六畜按金匱封拜其黨與莽按金匱封拜王舜平晏劉秀
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故城
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
人容貌應十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書法特筆改
也於是封拜者十一公不悉書書曰其黨與賤之也
諸官名降漢諸侯王皆為公王子侯皆為子
十一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莽因漢承平之業一
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
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
漢新莽始建國之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十六

網於歲下之
而內書漢號
下分註莽之
號年明莽雖
有其位而天
命人心之在
漢者固未嘗
改也庶乎既
不予其篡而
又不沒其實
焉

罷平聲亦
作疲

錯倉故切
見去聲

王田

三省曰魑
山神也魑
老物精也
魑魅音螭
媚

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齊敬王。諡濟北王安為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廟祠薦如故。（集覽）書舜典。受終于文祖。蔡氏傳曰。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今莽以漢高廟為文祖。廟者。欲法舜受終之義。**禁剛卯金刀**。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馮智舒曰）徐鄉。萊郡東漢省之。故城在登州府黃縣界內。武帝封膠東五子為徐鄉侯。即此。**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莽曰。古者一夫百畝。什一而稅。秦壞聖制。廢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闡。（三省曰）闡。謂遮闡之。若牛馬闡。闡也。制於民臣。顯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集覽）分田。謂貧者無田。取富者田耕。

通鑑綱目

共

耕

共分所收。假者。貧人賃富人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實什稅五也。故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錯。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錯而不

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

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裔。衣裾也。徐廣曰。裾。衣邊也。故謂之四裔。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胡氏曰。井田良法。穀梁傳。宣

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為

廬舍。楊士勛疏云。何休又云。古者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身與父母妻子五口。以為一戶。公田十畝。又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一十二畝。半也。八家而有九

頃。故曰井田。若五口之外。名曰餘夫。餘夫率受田二十五畝。半。記異聞耳。於范氏注。亦無所取。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饑寒。如在己。故均地利。以

予民。而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及秦廢之。

驚必滅切

駿音濬

驥音義

慙匹蔑切

夫通作扶

華俗作花

午庚

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又況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嘗為而指以為非也。

秋遣五威將帥班符命更印綬 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即授新印綬。因收故漢印綬。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皆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鷲鳥。雉屬。即駿驥也。釋名。雉之慙惡者。陸佃云。冠背毛黃。項上綠。曾腹洞赤。可禦火。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東至夫餘。夫餘。地名。在長城北。本高麗國王子名東明者。王欲殺之。走渡施掩水。因都夫餘。故以為號。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凶吉。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其王莽用玉匣南歷益州。西至西域。北

至匈奴。庭**冬雷桐華大雨雹** 漢新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班固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

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三省曰。雖至微弱。猶共以之為主。強大弗之敢傾。言諸侯雖強大。不敢傾滅周也。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為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白梃。大杖也。孟子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是也。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年。此謂過其歷者。秦以謚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帝。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謂不及期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遼陽。遼水之陽。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水經云。泗水出魯國卞縣。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即今吳也。高祖六年。為荊國。十六年。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瀕水。厓也。廬衡。二山名。波。漢之陽。互九嶷。為長

刑錯之錯

三省曰伯

讀曰霸此

五霸謂齊

桓宋襄秦

穆晉文吳

子夫差也

漸子廉切

瀕毗賓切

三省注波

漢之波音

並音悲

諸

互居鄧切
二。中。从。月。
延。衰。也。与。
亘。字。不。同。
亘。音。宣。

睽音魁

三省曰抑
損減相謂
改丞史曰
省御相曰
夫廷尉少
府宗正博
士損大夫
謁者諸官
長丞員等
也

漢新莽始建國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十八
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集覽)三垂。東南西北三邊。九國者。燕。代。齊。趙。梁。楚。吳。淮南。長沙也。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三省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之邑。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枉。曲也。正。曲也。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以至失其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集覽)以其原本大而末流易於汎濫。故滿而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易。睽。睽。注。睽乖之時。孤立無援。故曰睽孤。孟子曰。有人待我以橫逆。注。不順理也。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三省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爲六。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爲五。謂梁。濟南。濟東。山陽。齊陰也。淮南分爲三。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

矣

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綠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遭七國之難。(集覽)景帝時。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稚。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七國反。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武帝時。衡山王賜。淮南王安。二國謀反。作左官之律。漢書曰。人道尚右。故降秩爲左遷。捨天子。仕諸侯。爲左官。設附益之法。漢書曰。謂胥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三省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裔也。故於天子益疏遠矣。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殫。盡也。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集覽)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弒。莫敢怨望。皆厥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曰。應說。是也。奉上璽綬。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漢新莽始建國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十九

漢武帝三年
推酒酤天見

平皮命切

鐵音臘

自占見漢
武帝元狩
四年

漢新莽始建國之二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十九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推酒酤國師劉

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集覽周禮泉府掌

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收

不售與欲得民賣物不售者均官收之民欲除貸者泉

府官與之周禮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除注同者謂民

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除貫而予之莽遂於

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前府官食

道五均事贊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市

無二賈四民常均司市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司

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司平民賣

物不售者平定物賈也周禮司市貨劑鄭司農云今月

平是也均官考驗得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

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

絕欲除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諸取金銀

連錫連鈿礦也錫鐵也鳥獸魚鼈畜牧桑蠶織維紡績

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

之適也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

歲於所之之縣役作一歲以示罰也義和魯匡復奏請

推酒酤從之書法漢武之篇書初推酒酤至昭帝罷之

矣於是再見自是至晉有書開匈奴擊車師戊巳校尉

弛無書推者則莽復作備故也匈奴擊車師戊巳校尉

官屬殺尉應之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責稅收酋豪縛

倒懸之集覽酋長豪彊也酋長魁帥之稱酋豪昆弟共

殺匈奴使單于聞之發兵攻擊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

縣官見漢
文帝十
年
義和見漢
平帝元始
四年見漢
平帝元始
二年
丙音囚
歐音驅
左地見漢
武帝元封
六年左方
猶與見秦
孝文王元
年猶豫

漢新莽始建國之二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二十

三省曰國
師公秀女
情配莽之
子臨莽土
莽自謂土
德故云黃
皇室主若
漢之稱公
主余謂室
主若言未
塚在室者

丁令見漢
武帝天漢
元年
就子就切

于重怨恨乃遣兵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勒兵朔方塞
下莽遣兵擊之當出西域車師後王憚於供給謀亡入
匈奴都護但欽斬之其无狐蘭支遂將眾二千降匈奴
單于遣兵與共擊車師殺後城長後王城之長傷都護
司馬戊已校尉史陳良終帶等皆為戊已校尉將人眾降
匈奴(集覽)陳良終帶等皆為戊已校尉將人眾降冬莽
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孫建奏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
將軍亡入匈奴漢氏宗廟不當
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
新公國師等(集覽)國師劉秀也加封為嘉新公三十二
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
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室主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
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
盛飾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書法)書何予
守義也終綱目故后書更號者二黃皇室主隋樂平公
主皆守義者也據北齊太原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
公主不書更號改節故也

更

乃

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
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
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
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書法)戰國之大夫稱其所以
別外大夫也莽雖篡逆天下一人矣則莽臣何以更作
書其若曰其所謂將軍云爾不予其有將軍也
寶貨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
費(集覽)僦賃也平準書注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僦
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輕重大小各有差品
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
貨龜貝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曰金刀龜貝所以分財
布利通有無者也注龜以卜占貝以表飾又有十朋五
貝皆用為貨其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
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錢布)索隱
曰周景王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民間故周禮有三
夫之布食貨志云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枚長
八分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其貨不行乃但
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盜鑄者不可禁乃重其
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百姓便安漢五銖
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

茶扶分切

書法於是莽既即真豐不悅莽覺之及豐子尋作符命莽收捕尋豐自殺莽有誅意於豐則曷為止以自殺書罪豐也豐以莽即真故不悅猶有天理焉則其罪之何豐為莽腹心以成其篡莽事已

漢新莽始建國之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錢市買莽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
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而豐等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劉慶謝。卿等。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豐等子孫已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而豐子尋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豐自殺。尋亡。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棻。及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州。集覽。幽州。馬融曰。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帝堯本紀作幽陵。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居此城。崇山南裔也。在

成而始不悅則已晚矣。書曰自殺。若曰其所自取云爾。下書遂殺劉棻等數百人。則甚莽也。前書殺敬武公主等數百人。此書殺劉棻等數百人。而兵起繼之矣。

間音昌

焱以贍切

颶音搜

在

今澧州。正義曰。張揖云。崇山。即狄山也。案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放尋于三危。三危。西裔也。括地志。三危有三峯。故名三危。一名早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鄭玄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山西南。與岐山相連。或曰。今金城河關縣西南。羌地是。濱于析支。至于河首。綿亘千里。殛隆于羽山。羽山。東裔也。括地志。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索隱曰。案水經。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之地。杜預曰。俗名懲父山。祝其夾谷之地。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傳。驛遞也。致。送詣也。大事記曰。三子成王。莽居攝之勢。而不欲莽之居攝。荀彧致曹操九錫之功。而不欲操之受九錫。起八風臺。莽始與神僊事。是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起八風臺

以方士言起八

風臺。臺成。萬金。集覽。八風臺。觀四方而高者曰臺。以別八方之風也。左傳。隱五年。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又昭二十年。八風。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明庶風。一名谷風。景風。一名凱風。呂氏春秋。八風。東北焱。東滔。東南薰。南巨。西南涼。西颶。西北厲。北寒。漢魏鮮正月旦日。決八風。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北戎菽為

小兩趣兵北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未辛

汗音寒

考異提要

書曰分道

入塞按征

伐例中國

無主但云

入塞據四

年書貉人

入邊當從

提要為是

嚴尤三策

萌 蠶 音 文

漢新莽始建國三年 匈奴諸部分道大寇殺守尉略吏民州郡

兵起 莽遣將將兵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

也名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

單于皆厚加賞賜咸走出塞傳送助登長安後助病死

以登代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

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大殺

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

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

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

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

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蝨

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

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

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

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

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

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

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

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

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

鑿音富 平州見秦 王政三年 右北平

漢新莽始建國之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廿三

繡衣見漢
宣帝神爵
元年

邊隙復開

悸其季切

龔勝守節
勝彭城人

皆乘便為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發明匈奴夷狄也。不曰盜起而曰兵起。誠以篡逆之賊。人皆得而誅之。故變文起。義書法若此。其沒討賊之意。為何如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書法夷狄之害。輕書入塞。重書入寇。恒辭也。於是殺守尉略吏民矣。其不書入寇何。莽故寇也。故此書匈奴入塞。下書貉人入邊。壬申年兵起何。盜也。盜也。曷為以兵起書。莽故盜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衆辭也。與起義者微異矣。匈奴貉人嚴矣哉。莽太師王舜死。自莽篡後。病悸寢劇死。三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安車駟馬。迎龔勝。即

吐臥切

清明之士

灑

前

出

下東首。加朝服。拖紳。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汪氏曰。病者常居北牖。北。鄉陰也。人君所視南面。南。鄉陽也。故有疾而君視之。則遷向南牖下也。詳見論語解。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要。勸也。說誘之也。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遠。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勸行顯名。遂。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皇甫謐曰。高士傳。許由。字武仲。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

滂音鳥

胡曾詩曰寂寂箕山春復秋更無人到此溪頭棄瓢巖畔中宵月千古空聞屬許由

諭音魚

較音佩又蒲撥切

磔音仄

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間。求其名譽。滂吾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道於箕山下。正義曰。箕山在洛州陽城南三十里。又漢中郡褒城西北十五里有箕山。漢成時。鄭子真隱此。王鳳備禮聘之。子真不應。實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嘑嶺。即此。上有許由墓。莽說其言不強致。諭。諭。馮智舒曰。諭。漢之縣名。屬右扶風。晉省。隸屬隴州。唐宋金元皆以在沂水之陽故名。尋廢郡以縣屬隴州。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屬鳳翔府。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三省曰。姓譜。周公之子封於蔣。後以為氏。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陳咸後漢陳寵之曾祖也。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入。猶用漢家祖臘。集覽。祖者。道祭也。禮。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祀較。注。謂祖道。轅較。磔。犬也。詩云。取羝以較。詩家說。將出祖道祀較之祭也。備要。餞送類。注。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祀之以為祖神。

漢

漢以午日祖也。臘者。歲終之大祭。月令。孟冬臘先祖。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水土皆盛於子。墓於辰。今魏以土德。王天下。宜以子祖辰臘。如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說文。冬至後第三戌日。是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禽。姓也。墨子弟子有禽滑釐。又有碎首禽息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班固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前漢王吉。與貢禹。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孔子曰。守死善道。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迹也。貞而不諱。薛方近之。君子貞而不諱。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引避。亂朝。詭引巢許為諭。近此義。郭欽。蔣詡。好遯。不汗。絕紀。唐矣。三省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汗。其節。殊於紀。遂及兩唐。史曰。絕於紀。唐遠矣。注。絕。殊也。通鑑書龔勝之死。遂及一時人士。又書班固之論。其為監也。不亦昭乎。發明。王舜雖殞於病。悻然不免書莽太師。書死者。篡漢之謀。舜實預之。且又居其位也。龔勝雖為

瀕河郡見秦二世三年平陰

三省註莽曾祖賀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

申壬

三省注整警衆口愁警警音教

句町見漢成帝河平二年鉤町

句古侯切

驪與麗通並力之切

瘞於計切

尉與慰同

歲貉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歲

漢新莽始建國之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廿五

莽所迎。然特筆書不食卒者。不仕篡逆。能全大節。歸潔其身也。一予一奪。而褒貶之情見矣。命義之戒嚴矣。士君子出處之致昭矣。書法莽臣皆書死。賊莽也。終莽之篇。惟龔勝書卒。所以殊之於莽臣也。綱目書不食而卒。三。是年龔勝。桓帝延熹元年。陳龜。晉穆帝永和六年辛謚。瀕河郡蝗生。○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馮智舒曰。元城。漢之縣名。屬魏郡。曹魏因之。後魏析置貴鄉縣。北齊省入貴鄉。隋復置。治古穀城。唐貞觀中。又省入貢鄉。大歷初復置。五代唐改興唐縣。晉復為元城縣。宋金因之。元初省入大名縣。尋復置。本朝因之。改為大名府治所。仍隸焉。

○漢新莽始建春莽殺匈奴順單于登。莽邊將言虜寇皆斬。登之子也。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莽下書以洛陽皆咸之子也。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數亦如之。諸公一。同諸公。謂賜閔內侯爵者。更名附城。以俟有功。諸公一。同諸公。謂諸封公者。一。同。皆百里也。有眾萬戶。其餘以是為差。以圖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奉都內百官表。大司農屬。

官有都內令丞。張安世傳。詔都內列藏。張氏無名。錢注。都內。主藏官也。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令民得賣田。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

警警。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詩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西

屬

南夷殺牂牁大尹。貉人入邊。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

覽句町王各郡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

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

句驪。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為日所照。既而有娠。生一卵。置煖處。有一

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人謀欲殺之。朱蒙遂走至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括地志云。高句麗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也。古朝鮮地。不欲行。疆迫之。

亡出塞犯法為寇。嚴尤奏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匈奴未克。夫餘歲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書法

漢新莽始建國之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廿六

纂與饌同

酉癸

三省曰饋食

釋名吳人謂

祭為饋

黑貂侍中所

著貂也莽改

漢制服黃

乾侯之乾

音于地名

駕音歌見

五音集歌

韻

漢新莽始建國之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廿六

殺大尹叛也。不書叛何？莽叛者也。

故益州殺大尹止書擊天鳳四年。漢新莽始建國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莽既改號太后

之於漢乃隳壞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

殿以為文母。纂食堂集覽置捨也。雷也。纂具食也。既成。

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

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與何治者。猶言

干何事也。壞毀之也。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

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

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

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

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

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溝絕謂於兆域

外。溝穿之。欲其絕於漢也。左傳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

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樂駕驚諫之。乃葬於

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注闕。魯群公墓

所在也。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昭公將附葬於闕。季平子

惡昭公。欲使役徒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後雖不

為溝。猶葬於先君墓道之外。孔子故自昭公墓外為溝。

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新室世世獻登其廟。

元帝配食坐於牀下。陳濟曰。謂祭獻登上其廟也。當依

王莽傳及通鑒本文。作獻祭其廟。發明莽以更改號新室

文母。而此不書者。不予其改也。太后雖為內主成莽之

篡。然實非本心。特其始焉。惑於莽之欺而已。及夫事勢

溝

鑒亦作鑑

烏孫見漢

武帝元狩

三年曰莽

然免昌官

師友祭酒

龔勝不肯

就而滿昌

為之鳳皇

翔于千仞

烏鳶彈射

不去非虛

言也音煙

焉者音煙

支國名治

員渠城去

長安七千

三百里

漢新莽始建國之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廿六

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新室世世獻登其廟。

元帝配食坐於牀下。陳濟曰。謂祭獻登上其廟也。當依

王莽傳及通鑒本文。作獻祭其廟。發明莽以更改號新室

文母。而此不書者。不予其改也。太后雖為內主成莽之

篡。然實非本心。特其始焉。惑於莽之欺而已。及夫事勢

已成。固已未如之何。況太后之號。亦以遂其本心。不絕之於

漢云爾。夫豈過予之哉。書法不書新室文母何。不絕之於

於漢也。成新莽之篡者。太后也。其不絕之何。其握璽其

令官屬黑貂。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其

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以恒辭書之。

是故不成莽之為新。則太皇太后不書漢。成李氏之為

唐。則故后蕭氏書。隋唐。烏孫大小昆彌遣使入貢。莽以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入貢。莽以

國人多親附小昆彌。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

使坐大昆彌使上。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

中國有禮誼。故屈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

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焉者殺莽都護但欽。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十一

漢新莽始建國之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廿七

累力追切

鞮丁奚切

咸為莽所拜見建國三年

洛陽見周顯王三年

日食見周安王五年

遼音綠

戌甲

月彗星出

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無應者也。詳周顯王

年六匈奴烏珠

雷單于死。烏累若鞮單于咸立。大臣須卜

當常欲與中國和親。見咸為莽所拜。遂越次立之。集覽烏累若鞮單于之號也。

漢元春正月莽遣其太傅平晏之洛陽相宅

莽下詔將

以是歲行巡狩禮。即于土中。居洛陽之都。既而不行。先遣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集覽即于土中。即就也。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蔡氏曰。洛陽天

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故曰土中。社稷社所以祭

后土。稷所以祭穀神。正義曰。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

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然為百姓祈也。祭當主於

大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大社。社稷焉。左傳昭二十

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

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三月晦日食。莽策免其

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大司馬遂並拔擢。孔仁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夏

四月隕霜殺草木

書法武帝之世。嘗書四月隕霜殺草

四。而書四月者。二詳武帝元光

六月黃霧四塞

書法終

黃霧四塞。二皆為王氏也。五侯之封也。黃霧四塞。莽之

秋七月大風雨雹

風拔木。飛北闕瓦。雹殺牛羊。書大風

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電二十四。而書大風雨雹者。書大風

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州牧。分

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

輒繫其故名。云集覽卒正。莽改太守曰卒正。連率。漢書

莽改守曰連率。疑守字誤。必是監字。記。王制。十國以為

內為後隊。河東為兆。隊。弘農為祈。隊。北邊大饑。人相食。莽與

率色類切

隊徐醉切

讀曰遂詳

見群玉寘

韻又洪武

漢新莽天鳳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漢新莽天鳳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益州見周
安王卜五
年蜀

五原見漢
武帝元封
元年

亥乙

漢新莽天鳳二年

通鑑綱目

集說第八

廿八

廿八

侍。四年。莽斬之矣。今給之曰。登見存。因購求陳良。終帶
等購。贖也。良與帶。先於始建國二年。降匈奴。單于聽命
莽。燒殺之。會緣邊大饑。人相食。莽乃徵還諸將。罷屯兵
單于。實食莽。賂遺。故外不失漢家故事。然內利寇掠。又
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
于。輒曰。烏桓與匈奴。黠民共為寇。譬如中國有盜賊耳。
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
軍屯。書法。於是匈奴求和親。其不書求何建武二十二
年。書求惡莽。益州蠻夷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莽改
也。故書莽與益州蠻夷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莽改
錢貨法。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
用破業。而大陷于刑。

漢新莽天

鳳二年春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

中。走觀者萬數。莽捕繫之

終綱目書訛言三詳成帝建始三年。舍是無書者矣。

五

故

五原代郡兵起

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

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

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集覽。顏師古曰。大槩

曰。一切。謂縣中事。太守兼主之。正誤。縣宰缺。久不除補。

他官權守兼攝。加毛義為安陽尉。守安陽令也。繡衣執

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公士分布勸農桑。

班時令。按諸章。按察行也。諸章。凡諸憲章也。猶今之憲

司照刷。文卷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

前。楊惲傳。左驗明白。注。左。子我反。言在左右見此事者。

又唐太宗召劉洎問狀。引馬周為左。注。左。子賀反。證也。
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三省曰。白黑。謂清濁也。
紛然。亂之意。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訐者多。莽自見前
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眾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
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眊不潔。莽
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
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
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
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邯鄲以北大雨
為輩。轉入旁郡。莽遣兵擊。餘乃定。邯鄲以北大雨

漢新莽天鳳二年

通鑑綱目

集說第八

廿九

廿九

代郡見秦
王政三年
三省曰守兼謂不
拜正官權令人守
兼
三省注。乘積
也。登也。憤眊
不明也。潔散
也。徹也。余謂
前者省決未
了。而後者復
來。謂之相乘。
潔。音屑。清也。
仰魚向切。
三省曰尚書
寢事。上書者
尚書不以聞
而竊寢其事
也。
邯鄲見周威
烈王二十三

丙子

辟通作關
三省曰陽九
之厄傳曰三
統之元有陰
陽之九焉天
地之常數也

縷子公切

縷音弓。絲
縷也。又平
聲。

水出流深者數丈。

漢新莽天鳳三年春二月地震。莽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靜。辟。翁。集。覽。確。開。也。翁。收。斂。也。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大雨雪。記異也。此二月爾。何以書大。雪也。二月雨。雪。四月雨。雪。深一丈。竹柏為枯。斯夏莽始賦吏祿。先是莽以制作未可謂異矣。是以書之。

夏莽始賦吏祿。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夏。五。月。莽。下。書。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嘗。不。咸。焉。今。既。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至。是。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早。早。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今。莽。自。四。輔。以。下。分。為。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稱。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古。者。歲。豐。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

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傳。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將。衛。將。軍。保。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食。祿。者。集。覽。謂。京。師。諸。官。府。也。正。義。曰。若。京。都。府。吏。以。太。官。膳。羞。備。品。而。為。節。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書。法。書。始。賦。何。緩。也。莽。篡。位。八。年。矣。制。度。未。定。於。是。始。賦。祿。焉。綱。目。書。始。賦。祿。三。是。年。莽。齊。甲。子。年。魏。乙。卯。年。東。魏。書。始。命。邑。一。士。子。年。周。皆。長。平。岸。崩。壅。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以。岸。崩。緩。辭。也。上。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書。法。書。復。何。莽。背。約。也。既。與。和。親。矣。秋。七。月。晦。日。食。冬。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雋。蠻。亦。殺。其。太。守。什。取。伍。益。州。虛。耗。而。不。克。莽。更。遣。將。大。

通

涇水見秦
政元年

三省曰就
都莽於蜀
郡廣都縣
尹直就都大

漢新莽天鳳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三十

嘗與贊同

越雋見漢
武帝元鼎
四年

丑丁

明堂見漢
武帝建元
元年

燾音到

漢新莽天鳳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三十

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
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瘵。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
言今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什取其四。空破梁州。功終
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越雋蠻夷任
貴。遂殺太守枚根。莽遣五威將王駿出西域焉。者襲殺
自立為邛穀王。莽遣駿與都護李崇出西域諸國郊迎。送兵穀焉。者
之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漢新莽天鳳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莽好空言
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菁茅四色
之上。用慰喜封者。集覽賦。班也。儒者以為菁。菁名也。茅
三脊茅也。莽此言以為一物。則是謂菁茅為善茅也。古
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廣五丈。凡封諸侯。受天子
大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南方赤
西方白。北方黑。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燾以黃土。直以白
茅黃。取王者覆燾四方。茅取其潔。錫之以茅。然後得祭。
使之縮酒。鄭氏曰。茅有毛刺。曰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
之用。蔡氏曰。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
菁茅一物也。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

國

春

春

鑄音偷
鑄似金
鑄

琅邪見周
赧王三十
一年

筦與管同

三

春。括地志。苞茅山。在辰州。秋鑄威斗。以五石銅為之。若
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顏師古曰。若作鑄。威斗。欲以厭勝眾
兵。司命負之。出在前。入在旁。集覽李奇曰。以五色藥石
及銅為之。長二尺五寸。顏師古曰。若作鑄。威斗。欲以厭勝
秦鑄金。人不書此。其書何。譏愚也。莽鑄威斗。欲以厭勝
眾兵。以是為愚也。故書終綱目。書鑄六。是年。靈帝中平
三年。鑄銅人。後主建興十五年。魏鑄銅人。唐中宗嗣聖
三年。鑄大儀。十一年。鑄天樞。十四年。鑄九鼎。皆譏也。魏
大像書作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以督五均六筦。
不與焉。馮智舒曰。荊州。舜之所置。荊州之域。北距南。南
盡衡山之陽。春秋時為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為
臨江國。尋改為臨江郡。後置荊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
初。屬蜀漢。後屬吳。晉初。為新郡。尋復為南郡。隋因之。唐
初。復為荊州。天寶中。改為荊南府。元改江陵府。宋初
置荊湖北路。後改為荊南府。元和志。綠林山。在荊門軍
荊州府。隸湖廣道。集覽。綠林。元和志。綠林山。在荊門軍
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輿地廣記。曰。即當陽長阪也。曹
操追劉備。而張飛拒之。即此。六筦。漢書。字作幹。亦通用。
謂主領也。莽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

漢新莽天鳳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三一

起民窮而盜

盱眙音虛

宜三省注呂母
子為縣吏為
酷宰所冤殺
母散家財以
酤酒買弓弩
陰厚貧窮少
年得百餘人
遂攻海曲縣
殺其宰以祭
子墓

鳧音符

茨本作蒞
音才支切

綠林兵起

費亦作鄼
並兵媚切
又芳未切

寅戊

漢新莽天鳳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三一

諸采取名山大澤泉物者稅之皆用富賈為之乘傳求
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莽復下詔申明
六筦為設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
役煩劇而旱蝗相仍獄訟不決吏旁緣莽禁侵刻小民
吏依旁因緣莽之禁制而為侵刻富者不能禽而覆蔽
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
之浸淫日廣三省曰浸淫猶漸染也余謂此以水為論
漸漫而至於淫溢也臨淮瓜田儀等馮智舒曰臨淮漢
之郡名治盱眙縣晉改為盱眙郡南齊於此治北兗州
陳屬北譙州唐屬楚州宋置盱眙軍後仍為縣紹定中
改招信軍元陞招信路尋改臨淮府瓜田儀瓜地名今瓜
泗州國朝因之屬鳳陽府集覽瓜田儀瓜地名今瓜
州渡是在江都縣南四十里江之濱本揚子江中沙磧
也與京口西津渡對境正誤服虔云姓瓜田名儀依阻
晉至隋皆因之唐萬歲通天初析置長州縣乾元間置
長州軍大曆復為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屬蘇州府
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馮智舒
曰海曲漢之縣名屬琅邪郡舊設監官名曰照鎮魏晉
以來俱屬莒縣金始置日照縣屬莒州元仍舊國朝

因

因之屬青州府其眾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眾入野
澤掘鳧茨而食之集覽鳧茨爾雅芍鳧也注鳧並生
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更相侵奪新
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新市地名在德安府孝感縣遂
推為渠帥眾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
從之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郡江夏
春秋時謂之夏洄漢置江夏郡領鄂縣八國吳孫權
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隋改鄂州眾皆萬人莽遣使
者赦之還言盜解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
舉手力作所得不足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
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
或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
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免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
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
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開其租賦冀可以
漢新莽天鳳五年

春北軍南門災○莽以費興為荆州牧未行

免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
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
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開其租賦冀可以

漢新莽天鳳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二

考異按統系
例注曰。纂賊
事亦連書。但
每歲首及有
異事。一加之
名。此上文已
書莽以費興
為荊州牧。此
句上莽字疑
羨

詠史絕句曰
千古雄文造
聖真。眇然幽
思入無倫。他
年未免投天
祿。虛為新都
著劇秦

岳与岷通
勃起曰岷

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書法。自己已改諸官名。至是始
書牧。終莽之身。書牧者。再費興田。况皆賢而不果用者
也。為三州民。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吏以不得
惜之。故書。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為
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二。以助邊
急。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莽孫宗自殺。宗自畫容貌。被
殺。自莽大夫楊雄死。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
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不徙官。陳濟曰。雄自成帝時。奏賦為郎。給事黃
門。三世正謂成帝。哀帝。平帝也。及莽篡位。雄以耆老。父
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集覽者。至也。言至老境也。又次
謂。乃在位次。未得改除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
世。乃作太玄法言。楊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
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
唯劉秀及范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侯芭師事
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

閣

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
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
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劇。戲劇也。美。稱美也。正誤。文
選載。楊子雲劇秦美新文。篇內。歷敘上古三代。而曰。獨
秦。所起西戎。云云。二世而亡。何其劇歟。註云。劇。甚也。題
曰。劇秦美新。蓋以秦皇無道為甚。而美新莽之德也。發
明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
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
齊。乃獨奮然。恥其所為。不食周粟而死。若二子者。豈好
死而惡生哉。誠以君臣天地之大義。亙古今而不可泯。
故寧死而不屈爾。自世道埋微。士君子不明於大節。故
有忍恥蒙垢。仕非其地者。其間亦或身處下僚。自以為
託迹吏隱。祿以代耕。借是以文其說。抑不知辭尊居卑。
辭富居貧。在昏庸之世。猶或以文其說。抑不知辭尊居卑。
烏可一日處其位哉。楊雄在哀平閒。固嘗出仕於朝。與
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其權勢熏灼。雄不苟於附媚。
安於恬退。誠足佳尚者。洎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
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
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
其朝。而臣事之矣。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身負弒逆。文姦

殆方九切
敗也。又步
北切。斃也。

前音箋。滌
也。

東海見秦
二世二年
知。

漢新莽天鳳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三

飾偽盜竊漢祚。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其面目。安
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受其爵，食其祿，而不知愧恥者
哉？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稱莽功德，與夫劇
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直筆深貶之也。或
者顧謂雄家素貧，苟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
當安於命，義不當以苟活為心。誠使道迹立園，饑餓而
殆，既能不辱其身，所獲多矣。昔程頤子有言：饑餓死最
輕，失節事最大。觀綱目所書，莽大夫楊雄死，則雄之失
身於莽，盡東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恥矣。士君子之立身
至此，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書法）莽臣皆書死
賊之也。莽大夫多矣，特書楊雄，所以深病雄也。終綱
目卒書死者，莽臣之外，前范增，後胡僧，不空而已。琅
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百餘人，羣盜以崇、猛、勇
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逢安、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
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閒。又有東海刁子都（集覽）刁
子都，姓出渤海齊大夫豎刁之後，亦起兵。
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烏累單

于死弟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與立。
漏匈奴二字

漢新莽天
鳳六年
春莽立須卜當為單于。大募兵擊匈奴。
王歙

差楚宜切

卯已

漢新莽天鳳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四

誘當將至長安，立為須卜單于。大司馬嚴尤曰：當在右
部。單于動靜，輒語中國。輒語，說示之。此方面大助
也。今迎置長安藁街，一胡人耳。莽不聽，而匈奴寇邊益
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天下
吏民訾三十，取一。欲以擊匈奴。輔立當，令公卿以下至
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以秩為差。隨祿秩之高下。養軍
多少，參差不齊。記其祿，以是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
以攻匈奴者，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
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
千里，或言可窺匈奴。莽輒試之，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
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尤諫曰：匈奴不可且以為後。
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大司馬史丹升，史官屬
范升為大司空。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
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
騫覆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
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藜，草名。即今落蒂。
或謂落藜初生可食。藿，豆葉。藜似藿而表赤。史記：糲梁
之食，藜藿之羹。田荒不耕，穀價騰踊，斛至數千。吏民陷

糲音例

辰庚

五路見漢成帝建始元年

詩國風螽斯篇螽音忠

漢新莽地皇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四

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宿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關東饑旱。時饑旱連年。刁子都等見極陳所懷。邑不聽。關東饑旱。黨眾寢多。至六七萬。

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母須時。方出軍。行也。須待也。自古立春後不復行刑。今莽則不待時之至。

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集覽堂以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五路書法。按堂即未央前殿。莽所更名漢殿。高三十五丈。王路堂何莽所自名也。甲戌大風雨雹矣。而莽不悟。

於是復大風而毀其所謂王路堂者焉。若曰。自是王不王矣。間二歲而莽誅。天道不誣信哉。終綱目書大風十有三詳武帝元光五年。毀宮殿者一而已。書堂始此。終綱目書堂五年。莽王路。靈帝中平二年。萬金。晉元帝大興元年。劉曜。螽斯則百。烈帝太元五年。九月莽起九廟。

於長安城南。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書法宗廟書。

立臺觀書起。恒辭也。廟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何。峻字也。於是高者至十七丈。故以臺觀之辭書之。是故宮殿過高則書起。宗廟書起。終綱目一而已矣。大雨六十餘日。高則書起。宗廟書起。終綱目一而已矣。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適求等謀覺。連千人。皆為莽所殺。書法劉崇。翟義。劉快。起兵討莽。書死也。予節也。此書謀誅莽矣。其不書死之何。求謀誅莽正也。不克則死而已。謀覺之後。連及者數千人。則與慷慨就義者異矣。故書謀誅一也。於段秀實則書死之。唐德宗建中四年。於是馬適求則莽更鑄錢法。莽以私鑄犯止書死。綱目之權衡審矣。則莽更鑄錢法。莽以私鑄犯

勝行。乃更輕其法。鑄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敢舉。告與同罪。由是犯者愈眾。檻車鎖頸。傳詣長安。鍾官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集覽百官表。武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令。辨銅令。食貨志。注。如淳。以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答在奢曰。鍾官主鑄錢。以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答在奢

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三省日柴車。即棧車。藉藁去蒲弱也。余按漢氏之盛。乘特批者。禁不得會聚。至鄉閭

漢新莽地皇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卅五

三省註。九廟祖廟四。五親廟。

鉅鹿見秦二世二年。

比伍詳見周禮地官司徒篇。

東亦作袖。衰並似救。

切。

漢新莽地皇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五。

漢新莽地皇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五。

特音字。牝
牛。牝。婢。忍
切。母。畜。

赭音者

西平人
鄧惲汝南

世史正綱
書莽子臨
謀殺父事
覺自殺

已辛

虎賁見漢
平帝元始
五年

提擊見漢
景帝三年

南郡見新
莽天鳳四
年荆州

徐與偷通

徐州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彭城

漢新莽地皇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五

阡陌皆然。朝市之開。從可知矣。尊為上公。而乘牝亦以
矯世也。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
以象刑。赭幡汗染其衣。赭幡以赭汁漬中。幡莽聞收郵
而說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為平化侯。收郵
惲繫獄。上惲。天明。天文。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
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
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漢新莽地皇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臨乃莽之子。何以不書反。莽自弒逆之賊爾。然而不書
謀誅者。臨不得而誅之也。若馬適求等。則可以書謀誅
矣。權其輕重。而書之。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也。歟。書法
書莽殺其子。字矣。又書孫宗自殺矣。於是復書太子
臨謀殺莽。自殺。屢書不一。書孫宗自殺。何。賊莽也。綱目之法
也。宋劭書弒臨。書太子矣。其書殺何。賊莽也。綱目之法
夷蠻盜賊。書殺不書弒。是故。太子臨書殺。安。秋隕霜殺
慶緒。書殺。史朝義。書殺。臣不臣。故。子不子也。秋隕霜殺
救也。此秋也。霜其常爾。何以書。救未收而霜殺之。以是

是

為災也。故書。終綱目。書霜四。詳武帝元光四年。關東大

饑蝗。○莽毀漢高廟。莽惡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

赭鞭。鞭灑屋壁。令南郡秦豐兵起。子遲。昭平。亦聚數千

人。在河阻中。三省曰。姓譜。遲。姓也。樊遲之後。以王父字

為氏。一曰。古賢人。遲。任之後。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

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

曰。太史令宗。宣宗。姓。晉伯宗之後。伯宗本出於宋桓公

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虛偽。以媮名位

偷。苟且也。賊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

學士疑惑。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
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
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
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莽以田况為青

徐二州牧。既而罷之。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

漢新莽地皇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六

錄音襄。又汝陽。女良。二切。

漢新莽地皇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卅六。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集覽。關。每轉掠求食。隨日而盡。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討綠林賊。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鈞。牧車。屏。泥。古。兵。有。鈞。有。錄。引。來。日。鈞。推。去。日。錄。嬰。嬰。曰。曲。兵。將。鈞。之。是。也。牧。車。塗。中。正。誤。屏。泥。也。黃。霸。傳。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載。前。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安。陸。馮。智。舒。曰。竟。陵。漢。縣。名。屬。江。夏。郡。晉。因。之。西。魏。改。霄。城。後。周。復。曰。竟。陵。隋。初。於。此。置。復。州。後。徙。治。沔。陽。唐。初。復。移。復。州。治。竟。陵。五。代。晉。改。景。陵。縣。宋。隸。安。州。又。仍。隸。復。州。端。平。中。縣。隨。州。徙。沔。陽。鎮。元。仍。還。舊。治。國。朝。因。之。改。屬。沔。陽。州。安。陸。漢。縣。名。屬。江。夏。郡。晉。江。夏。郡。治。此。劉。宋。後。為。安。陸。郡。治。隋。以。吉。陽。縣。省。入。唐。安。州。宋。元。德。安。府。皆。治。於。此。國。朝。初。省。入。德。安。州。後。陞。州。為。府。而。安。陸。後。為。縣。仍。屬。德。安。府。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集。覽。大。司。馬。之。屬。官。而。位。為。士。也。行。豫。州。按。察。憲。章。正。誤。漢。書。師。古。注。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

前五本

大

王幼學注
太守改曰
卒正

大怒。因下書責七公曰。七公。謂四輔三公。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群黨。遮略乘傳。宰士遮略。遮道而抄略。半上。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故稱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計數賊罪而一責之。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群盜偷穴。不過二科。陳濟曰。王莽傳。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拜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翼平。郡名。在齊地。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車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况弄兵。以况自詭。必禽滅賊。自責。滅賊。故且勿治。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馮智舒曰。青州。禹貢九州之一。周禮正東曰。青州。蓋以上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於此。為齊國。秦置齊郡。漢分置北海郡。屬青州。東漢為齊。北海。漢新莽地皇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卅七。

延蔓之延
去聲音硯

漢新莽地皇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樂安。三國地。以青州治臨淄。魏為益都郡。晉為齊。樂安。
二國地。安帝時廣陵僑立南青州。故於青州加北字。劉
宋省南青州。乃去北字。仍曰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益
都郡。後州改為齊郡。隋復為青州。尋改北海郡。唐初為
青州。後改北海郡。乾元初復為青州。又陞平盧軍節度。
宋改鎮海軍。全為益都府。元改益都路。國朝改青州
府。隸山東道。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
能禽也。(三省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答在長
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費百言十。實千言百。朝
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集覽)言賊之滋長。猶
草之延蔓。遂至連接數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
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謂郡縣中出力服事之長官。
(正誤)謂郡縣盡力奉事上官。應塞詰對也。共酒食具資
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帥
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
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滅。饑饉易動。旬
日之間。更十萬餘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急選
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徒其老
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
所過無食。執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

東復

六工

午壬

創初莊切

識與誌同

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
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
惡况。遣使者賜况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况西詣長安。
况去。齊地遂敗。(書法)莽之吏唯費興。田况。二人而已。皆
不果用。此莽所以終敗也。既而罷之。其辭二。有幸之之
辭。有惜之之辭。終綱目書。既而罷之。七。莽以田况為青
徐二州牧。是年。隋詔劉孝孫定曆。開皇十四年。唐設科
舉。壬子年。皆惜之也。明帝大起北宮。永平三年。晉明帝
詔琅邪共王為皇考。大興二年。唐聘鄭氏為充華。貞觀
八年。唐主救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甲辰年。皆幸之也。書
未行而罷。五。詳漢丁酉年。書尋罷之。四。詳唐
景龍四年。書未果行。十一。詳漢綏和二年。
漢新莽地皇二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書法)終綱目書人相食
世凡再書民之不幸。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
甚矣。甲戌年。是年。

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

初樊崇等眾既寢盛乃相與

(集覽)創傷也。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
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識。記也。別異也。

漢新莽地皇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赤眉賊起

綠林新市
並見新莽
天鳳四年

蝗有二色
詳見秦王
政四年

荆州見新
莽天鳳四
年

漢新莽地皇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八

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

卒如田。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莽遣其將軍嚴尤。陳

茂擊之。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

皆自稱將軍。莽遣嚴尤。陳茂擊之。蝗飛蔽天。書法書蝗多矣。未有書蔽

矣。終綱目書大蝗十六。蝗三十七。詳景帝後元六年。流

莫遠。於至燉煌。武帝太初元年。莫盛於飛蔽天者。也。流

民入關者數十萬人。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

羹。持入示莽。曰。居民秋七月。荆州平林兵起。新市王匡

食咸。如此。莽信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馮

智舒曰。平林。漢之縣名。屬隨州。晉省入之。故城在德安

府。隨州城東北八十里。隨本春秋時隨國。楚為隨縣。秦

漢皆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西魏置并州

後改為隨州。隋初郡廢。後置漢東郡。治隋縣。唐初復為

隨州。以安貴平林順義三縣省入。天寶初。復改為漢東

郡。乾元初。復為隨州。後因兵亂。徙治無常。元初。治黃仙洞。隸

興初。復為隨州。後因兵亂。徙治無常。元初。治黃仙洞。隸

德安府。本朝初。廢州為縣。後復置州。以縣省入。赤眉

改屬德安府。三省曰。姓譜。廖。周文王子。伯廖之後。馮衍

破廉丹誅之。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

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

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

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

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

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

衍奉世曾孫也。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匡

三省曰。將軍先廉
軍之先廉
褒襄武人
宣帝時為
後將軍即
丹之先軍
詩人思召
公召公之
國周人於
教明於南
之為賦思
棠之詩甘
人所歌舞
天必從之
雖無德與
汝式歌且
舞言漢氏
之德人歌
舞之也所
曰人之書

東

漢新莽地皇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卅九

欲天必從

漢新莽地皇三年
廉丹之類也。書法赤眉破廉丹。何不以莽主兵也。自書州郡兵起。凡戰未嘗主莽言之。逆順之辭也。於是馮衍說丹母戰。丹不聽。及敗。王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綱目不書死之。書誅之。勇於從逆者。可以懲之矣。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

兵皆附之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集覽春陵。鄉縣白水鄉。仍改春陵。案今道州古春陵郡。賈實白水鄉。在襄陽府棗陽縣南三十里。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集覽南頓。本汝南郡頓縣。古頓子國。頓迫於陳。其後南徙。因各南頓。屬陳州。在蔡州東北。欽娶湖陽樊重女。馮智舒曰。湖陽。漢縣名。屬南陽郡。晉省入棘陽。魏後置。西魏於此置湖州。後州廢。唐以縣屬唐州。元廢之。故址在南陽府唐縣南。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集覽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嘗受尚書長安略。

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縯好俠養士。每見其弟事田業。輒非而笑之。比於高祖兄仲仲。仲高祖兄之名也。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秀嘗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歷。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伯升。劉縯字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材官。多力之士也。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以立秋日為期。貢父曰。案漢謂講武為都試。有誤。以都字為尉字者。切前隊大夫甄阜。天鳳元年。莽分六隊。以南陽為前隊。及屬正梁立。賜梁立。樓姓。賜名也。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武冠也。俗謂之大冠。環纓無珪。以青絲為緹。加

劉秀舉兵春陵

軼下質切

前隊之隊

讀曰遂

緹音覓

漢新莽地皇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十

雙鷓尾。豎左右。謂之鷓冠。鷓勇雉也。其鬪對一死而止。董巴與服志。大冠者。謂武官冠之。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督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馮智舒曰。唐子鄉。即唐子山也。在南陽府唐縣南一百里。漢高鳳嘗隱於此。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棘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即古謝國地。以居棘水之陽得名。後周省入新野縣。故城在南陽府鄧州境內。元志云。棘陽有鎮。介於新野湖陽二縣之間。是也。發明前此臨淮綠林樊崇秦豐等皆書兵起。以見討賊之意。然猶不盡予之者。崇等依阻山林。聚眾為盜。非能仗義誅討故也。至是伯升兄弟唱義。其名始正。是以綱目大書漢宗室起兵。與復帝室。然後人神之憤可伸。賊莽不足平矣。書法。續書漢宗室則與崇快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矣。末有書興復帝室者。書興復帝室。特筆也。終綱目惟劉續兄弟書起兵。興復。唯琅邪王冲書舉兵。匡復唐中宗。嗣聖五年。唯淮南西川書移檄。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大興復唐昭宣帝天祐四年。

破

破之

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振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集覽上唐地名。在江陵境內。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

三省曰。張南方宿。續漢志曰。張為周地。晉書天文志。張六星在

天廟。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

兵襲取其輜重

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與甄阜。梁丘賜戰。敗。續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藍鄉。引精兵十萬南臨。此水馮智舒曰。此水。源出南陽府唐縣大胡山。一名馬仁。乃聚澤也。概田萬頃。漢因此水置北陽縣。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各欲解去。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陳濟曰。宜秋聚名。在比陽縣。續漢志。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集覽言講好為便也。贊曰。以利合曰從。過秦論。合從締交。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續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

泚卑履切

消音育

考異按凡例
正統已絕篡
賊朱注國名
不成君亦依
正統已絕之
例注云如漢
帝玄則此漢
帝玄三字亦
當用白字

宛見周赧
王十七年

癸未

乎常乃徐曉說之曰徐紆緩也曉開喻也說曲為辭語
以誘之也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
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
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天意功乃
可成若負彊特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
項之勢尚至夷覆夷滅覆敗也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
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
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
所以祐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
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
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
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書
法特筆也其特筆何此阜賜所以速誅也綱目之法征
戰之際苟有關於成敗之故者必特筆書之故漢王燒
楚積聚書詳楚漢丁酉年漢兵襲取莽輜重
書是年曹操襲破紹輜重書獻帝興平五年

漢帝玄更始元年 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

於涓陽下遂圍宛 先是青徐賊眾雖數萬人訖無文書
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

軍

三省註稱
說者數莽
之罪也
劉玄即帝
位

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集覽涓陽地志南陽
郡涓陽縣師古曰縣在涓水北涓水出南陽酈縣西北
山中南 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皇

帝大赦改元 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

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
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
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續示其議續曰諸將軍幸欲尊
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

室赤眉復有所立三省曰其後赤眉果立盆子王莽未
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言宗室爭立天下
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非所以破莽

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亦足以齊諸將若赤眉所立者
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
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劔擊地曰疑事無功戰
國策肥義對趙武靈王之言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皆
從之二月朔設壇場於涓水上馬智舒曰涓水在南陽

府城東三里俗名白河其源自河南府嵩縣雙嶺東
南流經南陽新野會梅溪灌湍水滎山黃渠乘雅泗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二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二
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拜置
公卿以續為大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
書法玄者何節侯買玄孫也不書漢宗室何不以玄並
續也書改元矣曷為不以玄紀年大書之不成玄之為
帝也玄則何以不成之為帝玄之不足以及君天下明矣
書曰立某為皇帝立者不宜立者也故終玄之世綱
目恒斥名之終綱目書立為帝五齊君地恒山王義劉
玄盧芳石敬瑭劉信 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
今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馮智舒曰鄧縣名屬潁川郡
即古之鄧子國北齊置臨潁郡隋置道州改縣曰鄧城
縣後廢道州以縣屬許州唐復置道州尋廢以縣屬潁
州又屬許州宋屬潁昌府金元 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
屬許州 國朝因之屬開封府

鄧音宴
葉縣之葉
音涉

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
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集覽先新莽時連帥韓傳上言
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
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集覽先新莽時連帥韓傳上言

前四 莫

輜音韶

証鼓見漢
光帝建昭
三年

衝朝詳見
詩經大雅
皇矣篇

蓬萊東南五城昭如海瀕有奇士身長一丈大十圍自
稱巨無霸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載著
食壘尉漢儀注云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
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付北軍尉治之又
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
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陳濟曰謂期定同會者四十
二萬人號百餘萬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
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
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
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
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
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
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
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唯有一千九百
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
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
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
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
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尤

岑彭南陽棘陽人

考異提要殺廉丹甄阜染立賜下文嚴尤陳茂王匡哀章皆係莽臣並書誅則王尋乃莽司徒亦當書誅宜從提要

曰兵法圍城為之闕三省曰此兵法之言也闕不合也孫子曰圍師必闕曹操注云司馬法云圍其三面闕其一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演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集覽岑彭風俗通云岑姓古岑子國之後三省曰歸德縣名屬北地郡宋白曰慶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遠軍西北有歸德川發明前已書更始為帝至此猶名之者更始奴材初無興漢之志群盜擁而立之向非伯升兄弟左提右挈天下必非漢有況伯升唱義反為所殺而更始又自隨即敗滅豈足以君天下哉片而名之蓋亦求其實爾非過貶也書法邑長耳何以書美反正也綱目書長四岑彭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

陽下殺王尋劉秀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集覽首領也領項也無餘謂皆不能保全其衆也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

劉將軍小侯大勇秀破莽兵

潢丈几切胡曾詩曰師克猶來在協和蕭王兵馬固無多准知大敵昆陽朝困楚歌

穎川見秦王政七年

月

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守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尋邑易之輕易視之也自將萬餘人行陣巡行軍陣也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馮智舒曰潢川即潢水也源出南陽府魯山縣流至葉縣入沙河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軍實車徒器械芻糧之類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書法殺當為誅誤也據廉丹阜賜尤茂等皆書誅莽臣也雖赤眉劉劉秀徇穎川馮異以五縣降劉秀復玄所殺亦書誅之

馮異穎川父城人

考異提要書曰玄殺其大司徒劉續

軼鮪殺劉

三省曰骨肉舊臣王步骨肉劉歆舊臣余按莽傳涉曲陽侯子也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四

屯兵中車鄉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集覽)中車鄉在穎川郡父城縣(父城)縣名屬穎川(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乃城之名耳左傳及酈道元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地志穎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

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以為將軍又不肯拜(集覽)除官曰拜更始以劉稷為抗威將軍稷不受其除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討武信侯

秋

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

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鰻魚(集覽)鰻海魚名郭璞注三蒼云鰻似蛤偏著石廣

志云鰻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鰻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發明)甚矣劉歆之罪一死不足以盡之也劉向指陳王氏盡忠帝室歆乃阿附賊莽自覆宗國方且與之文飾

姦言矯誣當世甚至易名應讖僥倖非望卒之夷滅為天下笑自班固作漢史列歆於向傳之末紀其著述及

改名秀之後乃載在莽傳殆若二人由是後之學者不復推考槩以向歆並稱豈知歆乃向之罪人烏可同日

而語若其父子異論是特小小者爾綱目書莽國師則歆臣事賊莽為之謀主不言可知觀者不可不察也(書

法)涉以秀名應讖共謀劫莽事泄自殺曷為不以謀劫

為之則不爭之以討賊之義也綱目之法雖義事苟以利心莽腹心以成其篡涉其親臣助之不義事既成矣又欲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五

成紀見漢文帝十五年

隗囂公孫述起兵

成都見周安王十五年蜀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五

以為已利焉。則其殺也。自取之而已矣。凡莽臣成紀隗

囂起兵應漢。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囂聘平陵

方望。以為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稱臣。執

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

牧。安定大尹。馮智舒曰。安定。漢之郡名。治高平縣。晉徙

治臨涇縣。後魏改為涇州。取涇水為名。隋唐以來。更改

不一。五代唐移置於上邽鎮。宋金仍舊。元以治坊省入

國朝因之。改屬鞏昌府。有能名。遷導江卒正。集覽。王

莽改蜀郡曰導江郡。改太守曰卒正。治臨邛。馮智舒曰。

臨邛。漢之縣名。屬蜀郡。晉隋以來。更改不一。唐治邛州

治依政縣。宋因之。元初於此立安撫司。後以臨邛依政

縣併入州。國朝洪武初。改州為縣。屬嘉定州。南陽宗

成。起兵徇漢中。以應漢。眾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成等至

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

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

係獲。謂妻與子皆被係累。以為臧獲也。案臧獲。奴婢也。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正誤。謂父子皆被

係累虜獲也。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使者。拜述將

軍。兼益州牧。擊成。劉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為將

殺之。而并其眾。相玄遣兵擊之。殺望。誅尤茂。書法稱者何。不宜稱者也。

則其將相何以書誅。尤茂故莽臣也。是故逆賊遣上公

之黨。雖易主。猶不免於書誅。綱目之討賊嚴矣。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共誅莽。傳首

詣宛。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

名。因析水為各。屬弘農郡。歷代因革不一。西魏改內鄉

縣。屬鄧州。本朝因之。屬南陽府。西拔湖。莽憂。不知所

汝南見漢景帝三年

武關見周報王四年

長安見漢高帝七年

三省註二虎

自殺者史能

王况四虎亡者史逸其名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六

三虎郭欽陳
釁成重也

豨音義。又
許里切。豨

丘濬曰。嗚呼
豨之篡漢。其
子不欲之。其
文亦不欲之。
可見天理之
在人心者。不
以漸染蔽固
而消蝕之也。

衲通作均

衲音篤新
衣聲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六

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黃金尚
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莽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
怨。無闔意。至華陰。回谿。集覽。回谿。在滎池之北。俗名回
坑。杜佑通典曰。回谿。在河南永寧縣東北。俗名回坑。長
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道皆由此。鄼道元
云。曹操西討。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匡擘擊之。敗走。擘
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比度
渭。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
憲。李松。鄧擘。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
先入城。莽赦囚徒。授兵殺豨。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
鬼記之。使史謀將之。度渭橋。皆散走。眾兵發掘莽妻。子
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朔。
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黃皇室主曰。
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
輒隨之。莽紺衲服。韻會注。衲。戎服也。偏衲。謂之衲。王莽
傳。顏師古注。紺。深青而揚赤色。衲。純也。純為紺。服也。左
傳。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持虞帝七首。三省曰。虞
帝。安得有七首。蓋莽自為之。以愚夫人。天文郎按式於
前。集覽。式。漢書作拭。韻會注。拭。與式通。木局也。有天地。所以
推陰陽。占吉凶。以楓子棗心為之。莽旋席隨斗柄而坐。



贊

生

漸臺見漢
武帝太初
元年

漢兵誅王

莽幼學注。
提擊之提
音底

莽之四父
見漢成帝
綏和元年

王幼學注。
驅除之驅
音去。並去
聲

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
臺。欲阻池水。眾共圍之。下舖時。眾兵上臺舖。申持食也。
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
莽首。公賓。複姓。就。名也。三省曰。魯大夫公賓。庚之後。王
莽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軍人分莽身
節。解鬻分之。就持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
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鄧擘。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
至。以王憲得璽。綏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提者。
擲也。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
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
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
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
以成篡盜之禍。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
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莽自以為黃帝。虞舜再出。
世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
逞其欲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
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
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王莽傳。注。驅逐掃除。以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四七

待聖人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索隱曰。言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樹諸侯。適足以為漢高驅除患難也。發明。后莽之女也。自莽篡漢已易其號為安定太后。既又更為黃皇室主。前史隨其所稱。而此皆不書之者。后有存漢之節。莽不得而易之也。夫以莽之狂繆。其子非之。其女亦非之。則天下之人。從可知矣。乃有名為士大夫者。受其爵。食其祿。甘為人臣。僕而不知恥者。是其智又在。一婦人女子下矣。豈不甚可愧哉。綱目特書孝平皇后自焚。崩則其不絕於漢。不失為天下之母。不以莽故而沒其實能全大節。不辱其身。皆瞭然在目矣。凡此類。非綱目不能脩也。甚矣。亂臣賊子之欺世也。禮施於國。未鮑之所以弑其君。厚施於民。田氏之所以併其國。自古姦偽之徒。往往若此。方莽未篡之前。折節下士。輕財好施。虛譽隆洽。元后為其所惑。為之宗主。浸淫至於盜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殄元惡。雖漢祚復還。而其禍亦慘矣。按分注。杜吳殺莽。軍人分莽身。今綱目書眾共誅莽者。明莽之極惡。人人皆得而討。眾所共誅之者也。自莽之敗。出於劉氏之復興。由是後世篡國之人。往往殄滅前代種族。至無遺育。是莽不獨貽禍當時。亦且貽禍萬世。其為

見漢官

害也大矣。茲故因而及之。書法人也。書鄧曄何。予義且志功也。苟有義雖人必書。所以勸義也。孝平皇后書更號黃皇室主矣。不書黃皇室主何。內之也。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既聞更號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是則猶有漢氏之心焉。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故莽母妻皆書死。后雖莽女。雖自焚。猶書崩。綱目之權衡審矣。莽誅書眾。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三省曰。上均其攻也。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三省曰。上國上公。下王冬。十月。玄北都洛。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乃置僚屬。作文移。某覽移。箋表之類也。官曹操府。不相臨敬。則為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從事官名。漢舊儀。司隸校尉。置從事史十二人。以主察舉。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冠弁冕之。總名也。幘。巾也。古有冠無幘。幘者卑賤執事者所服。其後貴賤皆服之。稍稍作顏題。有赤幘。青幘。素幘。布幘。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分遣使者徇郡國。復爵位。至上谷。太守耿况迎上印

分遣使者徇郡國。復爵位。至上谷。太守耿况迎上印

寇恂上谷
呂平人

墮許規切
毀也

漁陽見秦
主政三年

廬江見漢
景帝四年

連率見新
莽天鳳元

淮南見秦
二世二年

廣陵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綏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

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

命召况取印綬帶之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以彭寵

為漁陽太守使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太守為更始

漁陽郡東漢廢之後魏復置安樂郡及縣於此尋省之

故城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五十里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皆封為列侯未有國邑而畱眾稍離叛乃復亡歸莽廬

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玄封劉永為梁王

立之子也都睢陽為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

賜

深勸之乃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劉賜為丞

相令入關脩宗廟宮室書法脩葺舊也終綱目書脩宮

安元年宋癸卯年唐太宗貞觀四年憲宗元和十三年

苛政復漢官名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

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欲何為

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

笑因畱宿問語集覽開就畱止宿俟閒暇時說話禹進

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將皆庸人屈起以

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

之與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二科猶言二件謂天時人事

考與劉上漏
以字本有

大司馬秀
除莽苛政

平去聲音
病

鄧禹謁大
司馬秀

禹南陽人

岨亦作屈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三省曰鄧
禹為中興
元功實本
謹此

馬異說大
司馬秀

循亦作徇

耿純鉅鹿
宋子人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
王大業。非凡夫所任。負也。謂猶器物。人所負持也。分
崩離析。形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
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
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
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公稱劉秀也。
說文。慮。謀思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謂幕府
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
續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無人傍侍。故曰獨居。枕席有
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寬。譬。四也。綬。為。碎。說
匹而論之。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饑渴。易
為充飽。三省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賢曰。猶言凋
殘之後。易流德澤。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巡視也。如淳
曰。徇。撫徇之。徇。徇共人。民也。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
耿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胡氏曰。蕭王之至。鄴。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
險難出奇。不如陳平。餉食補卒。不如蕭何。而二十八將。禹
如曹參。纔一將兵出關。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
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
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

立

邯鄲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幽見新莽
始建國二
年
冀見秦二
世二年信
都

任俠見漢
武帝元朔
二年

王郎起

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
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
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
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臣所
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此光武
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靈臺。藏
名大室。為東京元功。真無愧矣。發明帝王之興。其施為
氣象。必有大過人者。觀漢祖入關。始除秦苛法。與世
祖徇河北之日。除莽苛政。則區區逐鹿爭雄之徒。豈可
同日而語。然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亦豈偶然之故哉。
書以美之宜也。書法特筆也。沛公之入咸陽也。書除秦
苛法。大司馬之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漢之中興。宜哉。
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徇下幽冀。劉林說。秀決列人。

智舒曰。劉林。趙繆王之子。漢之宗室也。列人。漢之縣名。

徇。廣平國。東漢廢之。故城在廣平府。肥鄉縣。東北二十

里。列人堤上。唐寶建德。據廣平郡。嘗治列人營於此。秀

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

自稱成帝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集覽。王郎。姓
名。一名昌。緣是詐稱真子。與林等信之。與趙國大家

漢帝玄更始之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十一

薊見秦王
政二十年

甲申

鮪音葦

漢帝玄更始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徇下幽冀州郡。響應。集覽。徇。巡。師宣令也。下者。以兵威服之也。

漢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二月。玄

遷都長安。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居

俛首。刮席。不敢視。集覽。刮。摩也。正義曰。言羞作而俯首。至於坐席。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

省父吏。驚封諸功臣。遣大司馬朱鮪將軍李軼鎮撫關

東。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

臣。皆為王。以鮪為膠東王。鮪辭不受。乃以李松為丞相。

以為左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

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

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言者。更始怒。拔劍擊之。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

右

三將。秩皆比二千石。司馬相如為中郎將。注。索隱曰。四

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爛羊胃。騎都尉。初武帝置羽林

騎。至宣帝令騎都尉監之。秩比二千石。爛羊頭。關內侯

三省曰。言以烹煑熟爛為功也。將軍李淑。上書切諫。更

始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徵隗囂

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徵隗囂

為右將軍。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方望以為更

而去。更始以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耿況遣其子弇

囂為右將軍。宋子。集覽。地理志。鉅鹿郡。宋子縣。括地志。故

城在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與成

麟音吝

音歷

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弁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

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言其驍

銳。可以衝突敵人。以麟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麟說

文。麟也。廣韻。車。麟也。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父也。弁聞

大司馬秀。在盧奴。盧奴。狄都也。在中山郡。屬冀州。正義曰

漢帝玄更始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

王霸穎陽

人幼學注

邪揄音耶

余戍支切

廠音余又

音由

胡三省注

慙音遽亦

信都見秦

二世二年

馮異豆粥

漢帝玄更始之二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一

劉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

曰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耳霸慙慙而反秀將南歸奔

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

谷太守即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

控引也匈奴傳引弓控弦注謂滿引弓弩也秀官屬皆

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謂

至彼則路窮如入囊中也秀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中

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燕

薊亭集覽燕薊故城在晉州饒陽縣北亭亦在焉時天

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馮智舒曰饒陽漢之縣名屬涿

郡東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國隋屬瀛州唐為深州治

所五代宋金皆屬深州元改屬晉州本朝因之屬真

定府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

曲陽下曲陽漢之縣名屬鉅鹿郡晉屬趙國後魏曰曲

陽屬鉅鹿郡北齊廢隋置昔陽縣屬定州尋改為鼓城

縣屬趙郡唐屬定州後屬桓州宋金俱屬祁州元置晉

州本朝因之以鼓城縣省入改屬真定府傳聞王郎

兵在後至噉沱河噉本作漚或作庠一作呼並音荒胡

反沱或作池並音徒何反地理志漚沱河自代郡鹵城

縣東去參合縣又東經真定南閔又東過霸州文安入

海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漚沱之水出焉記禮器曰晉人

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為呼聾之誤也

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州庫池注庫池出鹵城質實

漚沱河源出太原府繁峙縣秦戲山歷代州崞縣忻州

定襄五臺孟縣入真定府平山縣界至直沽入于海候

吏還白河水流漸漸冰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

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冰堅可度遂前至河河冰亦

合乃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南宮漢之縣名屬信

都國東漢屬安平國晉省後復置北齊省後復置屬冀

州隋省堂陽新河縣入焉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真

定府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

馮異麥飯

王霸冰合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漢帝玄更始之二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二

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三省曰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

也今下博縣西有祠堂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

一宋改下博曰靜安金元仍舊本朝以靜安縣省入

改屬真定府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

信都國唐復置深州於饒陽後移置陸澤歷代因革不

定府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馮異麥飯

任光南陽宛人

信都人邳彤獻策

彤余中切

劉植鉅鹿昌城人

漢帝玄更始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二

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集覽）和戎郡名。王莽分鉅鹿郡為和戎。三（省曰）和戎。作和戎。為是。風俗通。矣。仲為夏車正封於邳。其後以為彤。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執成。民不肯捐父母。肯肯成主。而千里送公。（集覽）漢書邳彤傳。邯鄲城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捐城。民不肯捐弃和城。而千里送公。楚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案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為已成之主。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子都軍中。城頭子路。正義曰。地名也。在東海郡。（正誤）是時爰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城頭子路。有衆二十餘萬。子都亦有衆六七萬。故劉秀欲依之。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三）

省

三省曰定州
安喜縣漢盧
奴也
中山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犇命兵見
孺子嬰居
攝二年
防子見周
赧王八年
虜子

曰昌城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西北。杜佑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北。水經注。引應劭曰。在堂陽縣北。三十里。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木謂棺也。忠於王事者。用皆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為夫人。進擊元氏。防子皆下。（憑智舒曰）元氏。漢之縣名。為常山郡治所。晉改屬趙國。北齊省。隋復置。屬趙郡。唐屬趙州。五代宋金元皆隸真定。本朝因之。屬真定府。擊斬王郎將李暉。求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乎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幾填於餓虎之喙矣。而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圍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漢。帝玄更始之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五三。

漢中見周
赧王三年
祭側界切
賈復冠軍
人
三首曰軍
市令從軍
者非一處
入故於軍
中立市使
相貿易置
令以治之

漢帝玄更始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三
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始也。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嗟乎。天之欲啓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遽爾也。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而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固其志。挫其驕矜。抑其果銳。以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而善用之。而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處乎無事。禍之也。全之者。所以敗之也。嗚呼。人君有天下之慮。所以其母以天之所。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大司馬秀以賈復祭遵為將軍。漢中王嘉既克延岑。有眾數十萬。校尉賈復見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三省曰。所保。謂漢中也。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薦復及陳俊。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集覽。祭。周之邑。其先受封於祭。後因氏。馬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刺姦。周禮司刺。

河東見周
赧王二十
五年
大司馬秀
披輿地圖

上谷漁陽
並見秦王
政三年

掌三刺。三省。三赦之法。如以鍼刺疾之也。正誤。刺姦。官各。以刺。姦。惡。為義。光武中興。亦置刺姦將軍。又公府有刺姦掾。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玄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初。王莽既殺鮑宣。吏欲殺其子永。上黨太守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為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并州之地。案并州。今太。大司馬秀拔廣阿。馬智尉曰。廣阿。漢之縣名。屬鉅鹿郡。東漢省。後魏復置。屬趙郡。隋改為象城縣。尋為大陸縣。屬趙州。唐復為象城。尋改為昭慶縣。宋更名隆平。尋省入臨城縣。後復置。屬沃州。元屬趙州。本朝因之。屬真定府。披輿地圖。集覽。披。閱視也。圖。畫也。地。象車輿載物。故曰輿地。蘇林曰。地曰輿。猶畫載之意。索隱曰。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不以大小也。漢。帝。玄。更。始。之。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五。四。

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

拔邯鄲斬王郎郡。東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後魏屬昌平郡。後周廢之。拔邯鄲斬王郎昌平。漢之縣名。屬上谷

遼金元仍舊本朝改屬順天府說其父况擊邯鄲時

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多欲從之寇恂

曰邯鄲拔起難信集覽邯鄲謂王郎也拔起猶言崛起

也實融傳拔起風塵之中注拔步未反卒也又彭八反

義兩通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

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遣恂約彭寵寵吏吳漢

蓋延王梁亦方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三千人以

漢延梁將之攻薊殺王郎將趙闕恂還與長史景丹及

奔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

萬級定涿郡今涿州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即

此地城外有涿河朝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

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

三省曰聊
應吾言以
發之王郎
將帥數郡
欲發二郡
兵以拒光
武聊亦應
云然猶今
兩軍相戲
弄也孔穎
達曰聊且
略之辭

馮異大樹
將軍

秀

秀自登城問之弁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

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

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

以丹等皆為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漢為人質

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

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

合軍圍鉅鹿郎遣將倪宏救鉅鹿秀戰不利丹等縱突

騎擊之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

言耶耿純曰又守鉅鹿士眾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

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
子與者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
秀急攻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氏
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交結開通也秀不省會諸將
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
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語孟之反不伐
饒雙峯講義曰伐如伐木之伐凡人誇其能乃所以
不自矜其能也故謂之伐老子曲則全直則竭不自伐者
無功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

蕭王有虞
奔之量

更始立秀
為蕭王

秋弁勸蕭
王勿罷兵

三省曰上
兵薄於莫
府莫大也
兵簿軍士

河內見楚
義帝元年

蕭王擊破
群盜

漢。帝。元。更始之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五五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致

堂胡氏曰。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

武討王郎時。勝負誠未可必。諸將既或與之關通。則不

願蕭王之捷者。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

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

不懷疑。人心一搖。雖河北亦且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

乃祖季布雍齒之事。皆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兪者也。

或乃挾人陰私。搜剔記疏。稍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獄

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琰。玄立大司馬秀為蕭王。

楊雄者。方之世祖。得失為如何。蕭王。古國名。春秋為宋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馮智舒曰。蕭。古國名。春秋為宋

邑。漢為蕭縣。屬沛郡。歷代因革不一。五代宋金並屬徐

州。元初併入州。尋復置。本朝因之。改屬徐州。罷兵。與

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三省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

所居為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蔡充為上谷漁

陽守。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集覽。漢趙王如意之

殿。耿弁入請間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王曰。

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弁曰。王郎雖破。天下

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

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

辦也。聖公。劉玄字。三省曰。辦。猶成也。史記項梁曰。使公

主某事不能辦。卽此意。今人謂了事為辦事。敗必不久。

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故

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弁曰。百姓患苦。王

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

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

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

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母令

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

就徵。始貳於更始矣。貳。離異也。

秋。蕭王擊銅馬諸賊。

悉收其眾。南徇河內。降之。是時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

奔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突騎。苗曾救諸郡。不得

應。調漢收斬之。弁到上谷。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兵。王

擊銅馬於鄴。集覽。地理志。鉅鹿有鄴縣。吳漢將突騎來

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

以朱浮為幽州牧。治薊。銅馬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降

未盡。而高湖重連來。與其餘眾合。王復與戰。悉破降之。

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

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

漢。帝。元。更始之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五六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五

之名帳
蕭王推赤
心膾形定下
頂二切

隆慮山見
漢文帝元
年

蜀見周安
王十五年

三省曰險
要河內北
有太行之
險南據河
津之要
委寇恂以
河內

漢帝玄更始之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六

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余謂投
託也託以死也悉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
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徐廣曰
射犬縣屬河內案河內今懷州是王擊破之南徇河內
太守韓歆降謝躬數欲襲王未發春秋傳例凡師出有
鍾鼓曰伐無鍾鼓曰襲注襲掩其不備也至是率兵數
萬還鄴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據
鄴城躬還漢等斬之其衆悉降三省曰諸賊或以山川
土地為名或以軍容強盛為號銅馬賊帥東山荒秃上
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
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並見東觀記
公孫述自稱
蜀王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迎擊於綿竹
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冬赤眉西攻長安赤眉雖數戰勝
成都民夷皆附之冬赤眉西攻長安而疲敵愁泣思
欲東歸樊崇等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既入潁
川遂分二部崇自武關徐宣自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
使王匡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馮智舒曰陸渾漢之
縣名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東魏置伊川郡隋改伊州

州

尋廢析置伊陽縣屬河南南府五代時以陸渾省入伊陽
歷代因革不一元以縣省入州屬南陽府本朝降州
為嵩縣改屬河南府
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
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
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特朱鮪李軼守洛陽
鮪亦田邑在并州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
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
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
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將軍集覽孔穎達曰孟
者河北地名於其地置津故名孟津春秋隱十一年王
與鄭入蘇忿生之田十二邑其一曰盟即此杜預曰盟
今盟津也盟音孟王充論衡曰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
侯同盟于此故曰盟津十三州志云河內河陽縣在於
河上即孟津也正義曰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武王度
之近代呼為武濟一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名河
陽津即此質實宋治白波鎮金徒治孟津渡改為孟津
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河南南府統兵河上以拒洛陽
漢帝玄更始之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五七

寇恂調餼

防見漢成
帝永始元

倭音絞

叩音忌

考異按凡例
王統六書君

酉乙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七

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餼玄以隗囂為御史大夫隗囂

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梁王永據國起兵梁王永起

謀叛歸天水囂告之更始梁王永據國起兵梁王永起

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凡得二十八城以沛人周建等

為將帥又拜賊帥西防倭疆集覽西防未詳或曰孔子

葬母於防恐即此也倭疆倭姓也周大夫原伯倭之後

憲琅邪張步為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

方書法永者何梁王立子也有國舊矣於是莽已誅滅

何以書起兵不成玄之為帝也故不成玄之為帝則秦

書起兵而稱梁王成蕭王之為帝則削爵而稱劉永

豐據黎丘自號楚黎王宜城縣東東漢書即縣下有此

城田戎陷夷陵轉寇郡縣夷陵見周報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能紹前業曰光武春正月方

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斬之馮智舒

漢之縣名屬安定郡晉郡治此唐屬涇州元併入鎮原

州故城在平涼府鎮原縣西二里書法定安公前書莽

廢則不宜廢者也此其不書故太子何書故太子則宜

帝矣長大不能名六畜尚足以帝乎故書以稱帝以者

見以於人也帝王所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足以帝

矣綱目書以稱帝者五子嬰盆子梁蕭正德蕭莊閻僧

卓嚴明與書始稱帝魏使梁王營遣稱帝齊建貞陽侯淵明者則又異矣

兵擊之大敗赤眉進至湖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號

龍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敗之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

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

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乃定陳俊曰賊無輜

破之馮異遺李軾書勸令歸附軾知長安已危而以伯

老注云後有

即位在今年

丙言用之則

此年當入書

世祖光武皇

帝秀建武元

年

湖見漢武

帝征和二

年

公孫述僭

號於蜀

擊弊盜

溫見周報

王二十九

年

平陰見秦

二世三年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五八

得北攻天井關（集覽）天井關在今潞州上黨縣南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斬河南太守武勃鞞閉門不救異以白王王報曰李文多詐李太守李軼字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綴異寇恂聞之勒軍馳出後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吏皆諫宜待眾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犇擊破之異亦度河擊走鮪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城門晝閉異恂後檄上狀諸將入賀馮異曰大王雖執謙退柰宗社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不聽（三省）曰誰謂未有主也前書音義曰直馳曰馳亂馳曰驚余謂誰賊者謂位號未正指誰為賊也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大破之王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甚主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王還妻子也復病尋愈

恤賈復之孤

諸將上尊號

以赤伏符即位 疆華之疆 其兩其良 三切

山諸將復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集覽）地志常山郡有平棘縣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復固請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父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疆華疆華（姓）名光武同舍生自關中奉赤伏符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顏師古曰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此河圖文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謂群雄角力也易坤卦龍戰于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或謂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又二十八將亦應四七之數漢火德故火為主群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鄗南致堂胡氏曰光武舉兵何為也哉始則為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已再三於是焉而即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為不

其後同
與後同
缺音決

新豐見漢
元帝建昭
二年
擢將侯切
又子余側
九二切

三省註萌
之父曰憲
城陽景王
五世孫荒
王順之子
元帝時封
式侯

筍音似

跪音銑

臧讀曰藏

鬻魚列切

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爲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逮衆情舛望。纔減其一。而王莽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聰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恠。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少哉。發明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嚮。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爲比。而擬議之哉。書法書卽皇帝位何正統也。終綱目書卽皇帝位。四漢高帝。世祖。昭烈。晉元帝。非是無。鄧禹擊定河東。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書者矣。長安亂。玄奔新豐。張印與諸將議曰。赤眉遂定河東。長安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也。新豐。李松軍。擢以拒赤眉。集覽軍也。于擢城也。續漢志曰。雍州新豐縣有鴻門亭。案擢城卽此印與申屠建。隗囂合謀欲共劫更始。

始

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印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囂潰圍走歸天水。更始犇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印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卽赤眉以劉盆子稱

帝。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三

福助誑言。王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方望弟陽說樊

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

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

不從。崇等以爲然。先是赤眉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益

子地理志。式縣屬泰山郡。恭少習尚書。隨崇等降更始。

復封式侯。在長安。茂。盆子。雷軍中屬卒。史劉俠卿。主牧

牛。至是求軍中。景王後得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三人。崇曰。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爲三札。置筍中。書其

一爲符。曰。上將軍於鄭北設壇。場大會。鄭縣屬京兆。今華州縣。桓公始封于此。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集覽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茂謂曰。善。臧符。盆子卽鬻折棄之。以口嚼鬻。以手屈折。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

伏湛琅邪
東武人以
循良見用

懷見周顯
正六年

高陵見周
赧王四十
九年亦眉
入長安

淮陽見周
赧王三十
七年
卓茂仁政
三省曰恬
蕩恬安恬
蕩坦蕩蕩
也

戲俠卿怒止之崇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
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尚書令帝使使持節拜禹

萬戶三省曰姓譜伏本自伏羲之後漢初有濟南伏生

禹時年二十四又案亦伏符以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識

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

始以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

一境賴以全徵為尚書使典定舊制鄧禹度河破左輔

又以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司徒事

兵禹度河入夏陽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歛引衆十萬拒

左馮翊也三輔皆有都尉衙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

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秦晉戰于彭衙即此地公乘姓

也秦帝如懷遣吳漢等圍洛陽○八月玄復入長安

爵為氏

更始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

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

高陵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

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於渭濱將相皆降獨

丞相曹竟不封玄為淮陽王詔敢賊害者以卓茂為太

傅封褒德侯宛人卓茂三省曰卓姓也史記貨殖傳有

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

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

閒為密令馬智舒曰密漢之縣名屬河南郡晉屬滎陽

郡後周屬滎州隋屬鄭州唐初於縣置密州尋廢以縣

屬鄭州後屬河南府宋屬鄭州尋屬河南府金屬鄭州

三省曰茂
正為令郡
復置守令
使與茂並
居郡

褒寵卓茂

先務知所

音亦渡又

三省曰釋朱
鮪一人之罪
安洛陽萬家
之命帝之仁
術豈止明見
萬里之外邪
定都洛陽
長沙見漢
高帝十一
年鄧禹名震
關西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六一
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
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發置。吏民笑之。鄰
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
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雖遺棄於道。人不拾之。
言其俗淳也。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
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公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
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
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
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
中。真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
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致堂胡氏曰。世祖之所以光復
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
說耿況矣。所到不虜掠。馮異以此下苗萌矣。僚屬從事
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能不以王莽苛
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反側以此畏服
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
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斃。此所以光復舊物。
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

循

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遠觀矣。如漢
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
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鼗鼓。祝
敵。笙鏞相與應和。則簫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朱
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
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
諫更始。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
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
河水在此。吾不食言。三省曰。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
左傳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食言為妄。言彭復往
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馮智舒曰。
扶溝。漢之縣名。屬淮陽國。東漢末廢之。故城在開封府
城西。西南百五十里。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
兵暴橫。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棨戟。淮陽王
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降於赤眉。請不得拔劍。欲自刎。崇等乃赦。更始封為長
沙王。恭常。鄧禹引軍屯柁邑。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
擁護之。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六一

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集覽軍師之行皆有紀律皆望
風相攜負以迎軍携在手負在背降者日以千數衆號
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髻戴
白垂髻小兒髮之垂者戴白老人頭戴白髮者滿其車
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
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積
訓聚也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雖多寧能堅
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
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
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
北至枸邑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枸邑史記王
子侯者表漢武封城陽頃王子劉買於枸索隱曰枸音
荀枸邑在幽州表作枸音俱在東海地理志枸邑在扶
風當知與東海之枸別也質實枸邑漢之縣名屬右扶
風三國魏省之故城在西安府淳化縣
西一百三十里廢三水縣東二十五里
十一月梁王永
稱帝○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
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於
霸陵書法孰殺之張印使人殺之也印故臣也其不書

霸陵見漢文帝二年

隗囂據隴右

天水見漢成帝元延元年

馬援老當益壯

河西見周安王十七年

三省曰遺雷也司以絕滅不畏

書

弒何於是亥降賊矣則是與印等耳故以兩下相殺隗
書之而印書赤眉綱目之法夷蠻盜賊書殺不書弒隗

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隗囂歸天水復聚其衆自

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遂為帥
友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楊廣王遵周

宗行巡王元為將軍三省曰行姓巡名姓譜周有大人
人之官其後氏馬班彪之屬為賓客名震西州援少以

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
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

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
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

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實融據河西自稱五郡
大將軍實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
拔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

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
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
五人尤厚善三省曰姓譜梁姓本自秦仲周平王封其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六三

斗与阡通

安定見漢
帝玄更始
元年

突厥之厥
音屈

上黨見周
赧王五十
二年

詞呼正火
迴二切告
言也候伺
也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六三
 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後為秦所併子孫以國
 為氏及更始敗相與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
 斗絕在羌胡中言如斗之峻立峭極不同心戮力則不
 能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
 五郡觀時變動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
 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姓譜
 竺孤竹君之後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晏報怨有仇以
 胃始名賢不改其族乃加二字以存夷齊賢曰天竺國
 之後辛彤為燉煌太守唯庫鈞為金城太守如故庫姓
 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而
 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
 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
 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
 符要每輒破之由是羌胡震服親附流民歸之皆如
 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為漢帝安定盧芳
 曾孫劉文伯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三省曰欲平定西
 方故以為號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為漢氏中絕
 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騎迎
 芳入匈奴立為漢帝書法綱目書蠻夷立以為帝王者

奇

三匈奴於盧芳突厥於楊政道契丹於石將軍馮愔反
 敬瑭事成惟敬瑭耳定楊稱可汗不與焉曰司徒堯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
 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追追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
 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
 兵引穀歸至大要三省曰大要縣屬北地郡積弩將軍
 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
 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
 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
 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
 將其眾歸罪鄧禹承制以隗囂為西州大將軍馮愔之叛也
 水隗囂擊破之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
 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三省曰鄧禹西征任專方面
 權宜命囂故曰承制言承制田邑以上黨降帝遣劉延
 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田邑以上黨降帝遣劉延
 更始將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即拜上黨
 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
 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問虛實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六四

戊丙

噓唏一作

三省曰無狀無善狀也

鈹期人賴川

廣平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封功臣

以孝廉為尚書郎

角音鉤

項許六切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朔日食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

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集覽謙言退避以讓聖賢必欲殺

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悲泣氣咽而抽息也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敢

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

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遣吳漢等

破檀鄉賊於鄴東會檀鄉號檀鄉賊陳濟曰檀鄉在山

陽郡魏縣東北賊初起於此因號焉寇魏郡清河三

省曰魏郡秦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魏郡大吏

李熊弟陸謀反賊迎之或以告太守鈹期期召問熊

首服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往就之使吏送出

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

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

率九將軍擊檀鄉破之十餘萬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衆皆降諸營堡悉平邊路流通

鄧禹馮智舒曰梁漢之縣名屬河南郡後廢之故城在

河南府城北三百七十五里汝州境內廣平侯吳漢皆

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

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

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

封陰鄉地名在河南府新野縣東北三十五里識曰臣

託屬掖庭掖庭宮苑之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

人計功也帝從之使郎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

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猶言地利肥瘠也不

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又立宗廟郊社于洛陽郊廟于

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洛陽起郊廟于

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

南三省曰立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

中各依方色無屋有墻門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

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

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

中和之氣故祭之也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

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

曰神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為稷官主農事周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六五

弃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傳咸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自報。故自爲立社。爲籍而報也。國以入爲本。人以國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也。此社之所以有也。王肅論王社。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京師也。杜佑曰。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特於吐生物處。別立其名。爲社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雖各有所生。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此四者。雜出。材用等物。於五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以五土之中。別旌異原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遍言。以稷爲五穀之長。春生秋成。之主。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續漢書曰。制郊兆於維陽城南七里。爲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爲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爲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

圻音祁

隰音習

祇音淇

遺音筆。又音位

營

前五

七

凡千五百一十四。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長安城中。神。高皇帝配食焉。

糧盡。赤眉收珍寶。燒宮室。恣殺掠。城中無復人。鄧禹入行。乃引兵號百萬。轉掠而西。遂入安定。北地。

長安。禹入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行園。平。十一帝。賢曰。神主以木爲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諸侯王。長一尺。虞主用桑。諫主用栗。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

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真定王楊謀反。伏誅。鮑永來降。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河內。三省曰。按中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燕人及軍旅皆服之。賢曰。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傳玄子曰。漢末王公卿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旣而承以立功。見用。行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大事記曰。鮑永守義於

真定見周安王十五年常山二省曰不悅帝雖謂永言大而以其降晚意懷不悅也

季布丁固詳見漢高帝五年

濬音淇見五音脂韻

湖陽見新莽地皇三年弘不諧宋弘兆長安人

三省曰風迹風化之軍實也

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眾受寵，斯可以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嘗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

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誅之。既而赦之，以垣縣。王屋，西山。濬，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即濬關也。

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漁陽太守彭寵反，帝之討王郎也。彭謂主曰：「事不諧矣。」

謂主曰：「事不諧矣。」漁陽太守彭寵反，帝之討王郎也。彭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愈怏怏。集覽：怏怏，快快也。

心懷忿恨不平之意。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倉穀廩贍之。寵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諭之。寵遂發兵反，攻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耿况，况斬其使。天事記曰：光武待彭寵，止與高祖之待英布相反。布之始至，意望甚高。高祖倨傲，以折之。布悔，恨欲死，及供張服御，如漢王。始大喜，過望。此蓋自薄，而厚至，所以服劍。及來上謁，接之，乃不能滿其意。此蓋自厚，而薄至，所以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三省曰：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馬智舒曰：閬中，秦之縣名，屬巴郡。漢因之，晉宋以來為巴西郡。治以閬水迂曲，遠縣三面，故名。隋改縣曰閬內。唐復為閬中。宋元仍舊。其治舊在城東二十里。國朝初，移治於此。為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六七

年 亥 更 始 元

惟 陽 見 漢 景 帝 三 年

三 省 註 求 為 襄 邑 侯 歆 為 穀 孰 侯 鯉 為 壽

光 侯 呂 陵 新 息 帝 兄 漢 平 年 始 四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六七

保寧府治所。仍屬焉。江州漢之縣名。即巴郡治所。蜀漢改為巴縣。後周改巴城縣。隋唐渝州治於此。宋復為巴縣。元併壁山縣入焉。我遣執金吾賈復擊郾破之。諸大

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

劉永圍睢陽。書法前書梁王永矣。此其曰劉永何。遣吳漢擊宛。宛王賜降。子來降。封侯。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

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帝以貴人陰麗華雅性寬仁。欲

終不肯當。乃立郭后。書法東漢皇后皆自貴人進立序也。故悉書立貴人某氏。終東漢之世。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者十四。惟桓后梁氏不書。貴人失序也。故異其文。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

平

復 寇 恂 容 賈

蘭 相 如 廉 頗 詳 見 周 赧 王 三 十 六 年

三 省 曰 比 若 汝 也 及 必 寐 切

之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

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

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

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

同出。結友而去。致堂胡氏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頗者。非也。蘭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

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速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教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開宣。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彭寵。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馮智舒曰。雍

漢光武帝建武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六八

青州見新莽地皇二年
徐州見周顯王十四年
雲陽見秦始皇二十

奴漢之縣名屬漁陽郡晉屬燕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天寶初改為武清縣五代宋金皆因之元初屬大興府尋割隸遼州國朝改屬通州仍隸順天府三省曰鮑丘水過潞縣南曰潞河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之劉永奔譙蘇茂佼曰奴疆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大破之永走保湖陵延遂定沛楚臨淮馮智舒曰譙春秋之邑名秦屬碭郡漢置譙縣屬沛國三國魏為譙國後魏置兗州後周改為毫州唐初為譙州尋改為亳州天寶初改為亳郡乾元初復為亳州宋置集慶軍金仍為亳州元屬歸德府漢初仍舊後改為侯國東漢廢之青徐群盜張步等降故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六十里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羣盜聞劉永將軍鄧奉反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隨隆詣闕將軍鄧奉反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九月赤眉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

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延岑屯杜陵

陵

五年
杜陵見漢宣帝本始二年

馮異代鄧禹

赤眉引兵欲上隴隗囂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屍鄧禹擊之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三省曰隴縣屬天水郡有大坂名隴坻三秦記曰其坂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度沂隴無蠶桑八月乃冬遣將軍岑彭主常等討鄧奉帝於大麥五月乃凍解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七將軍討鄧奉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鄧禹自馮悞叛後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送至河南三省曰地理志河南縣屬河南郡故郊鄧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為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昔地道記河南城去雒城四十里宋漢光武帝建武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八六九

白曰。河南縣。周平王徙居於此。至敬王乃徙居成周。漢為河南縣。歷魏。晉。及後魏。皆理於唐苑城東北隅。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集覽。元元塗炭。元者。吾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民陷於塗。斃於炭也。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壁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司馬溫公曰。周頌曰。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三省曰。敷布也。釋。尋也。徂。往也。求。定謂安天下也。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窮寇者。言其勢已窮。勢必致死也。兵法曰。窮寇勿追。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孫

元元見漢
元帝初元
三年
戎馬異以
安集

東萊見漢
戎帝永始
元年

東萊太守○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三輔大饑城郭皆空遺民往往聚為營堡

堡

第五

新安見楚
義帝元年
宜陽見周
安王十一
年

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眾尚二十餘萬。帝遣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集覽。華陰。縣名。在華州。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八

